

濂亭遺文卷一

辨司馬相如封禪文無圈點

禹貢三江考無圈點

藝文奇核序目無圈點

國朝三家詩鈔序無圈點

代某觀琴曾文正公勸戒淺語序無圈點

日存園鹿門千仞藏名山房文鈔序無圈點

養浩堂詩集序無圈點

韻香閣詩集序無圈點

卷二



送張振軒官保還粵東治所序

夫窮天下之

高俊至明知也

自國宗至

曾劫剛侍郎五十壽序

黎花齋夫婦雙壽序

榮仲華將軍五十有八壽序

夏潤之孫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壽序

賀蘇生夫婦雙壽序

代某周海船軍門六十壽序

東蓮池書院諸生第一回

系經心書院諸生

折之天下

無圈点

無圈点

司馬遷至或得或失歎

餘

卷三

復柯劭蒼書

答吳敬甫論三江書

卷四

岑襄勤公神道碑

代李相國荊公神道碑

王君殉難碑記

孔剛介公祠堂碑記

宜州王君墓表

安府君墓表

周府君墓表

無圈点

無圈点

無圈点

無圈点

無圈点

無圈点

輟城故石表溪間至百有餘年連園旺俗至屏息

連園

萬君墓表 無題

通外野生毋重儒人墓誌銘 無題

重修博物學記 烏呼至矣思哉連点為得之歎至天不倡連圈

同明相照至有意於文或連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蟲單傳 癸亥

蟲單者楚人也其先代有鳴蜩者當夏后氏之世以能
候時節勸課農事佐公劉治幽及周有天下追論其功
以詩歌之其後有蜩與蟪者仕於殷紂殷亡人因並罪
之黜為民其子孫散居諸國處山澤之間在宋鄭者曰
蜩蜩在秦者曰蚴蚴在齊者曰蟪蟪其女為齊王后以
怨死者也其在楚者曰蛉蛄蛉蛄之後顯於秦漢之際
皆以列侯將軍九卿入侍天子當是時蟲氏最號貴盛
而單尤稱為賢善音樂有文章然性孤潔不樂與人偕
故自名曰單高帝時以行能清高薦為諫大夫侍中甚

見親任嘗以黃金塗飾冠冠之使垂綏侍左右丞相何
曲逆侯平功最高及季布陸賈諸公當世名人也見單
皆願俯首承之然單遇之常落然將軍曲成侯蟲達不
與單同出慕單為人請州為宗族單不可高帝惠帝相
繼崩呂后稱制宦者始頗用事單時入常與中黃門貂
等偕心恥之一日弃官去入商洛山中不復出遇佳山
水穹林茂樹輒終歲畱長日獨坐樹間縱聲哦誦窮龜
夕不倦人或竊聽之皆莫辨識意其所讀皆皇古上世
鳥迹蟲篆幽徑怪牒當世所未見也晚乃好神僊家言
求得辟穀方專精學之日惟吐納呼吸餐朝露於時俗

人無所求請久之頗通神化無秣日而知四時之運又
能化身中為五色其後益厭薄人世塵垢污濁常獨居
遠想望之儻乎若不可測居無何客往候不見單遂不
知所終元封中上行幸泰山人或見之深山中欲迹之
忽遠舉不復見殆羽化仙去云

太史公曰余聞之莊生蟲單當呂后世其族人與單
同侍中者車府令堂良心害其寵嗾侍御史彈之族人
由是落職單感此遂告歸見幾決去潔身遠迹巖藪之
閒浩乎無求以終其世烏乎人何所不易足願世常受
多欲之累挾其能以自鳴於勢物之地馳驅垢濁日求

人而不知止者何也

代安陸府試院增脩號舍記 丁卯

安陸府試院舊在石城門前明察院故址 國初順治中所建也地卑下積潦無所洩人咸病之道光丁亥始改卜於陽春臺之左咸豐丙辰京山土寇陷郡城燬焉至明年復故然其號舍僅若干每歲科試至者或苦隘不足以容蓋自軍興以來海內士民懷敵愾之義捐金錢助饟糈 天子嘉之加惠諸州縣輸銀至萬兩者得廣學額一名著為令於是安陸諸屬邑皆得廣學額至數名士爭景附就試者滋益多矣同治乙丑春余以歲試至安陸太守覺羅同君告余以議增號舍余韙之

及今秋科試至則增作之號舍功已歲矣先是試院中
甬道空地甚曠遠因即其地為之且兼用形家言謂前
此病曠遠宜實之使氣鍾聚也既至太守屬余為記其
事余惟國家嘉臣庶之義推恩以惠士類太守又承宣
德意益擴試院而大其規上之人所致益於士而無已
者如是其至也則士之所宜自益以副上之求者何如
哉夫上下之相求君子固恥相為市然未嘗不相為報
也上之人博試士而進之其所求於士也亦厚矣然則
士必益增脩其故使壹足以饜其求無苟焉域於卑近
而已也其於 聖天子與賢卿大夫之所益於士者

庶其無負也已是役也經始於六月四日訖八月十日
告成增作之號舍八百餘所合前凡二千五百有奇同
治五年九月某日記

遊

熙賜

代湘鄉曾相國重脩金山江天寺記 癸酉

金山自昔名勝稱天下由六朝而後崇飾梵宮盛侈游
詠歷千有餘載軼興軼衰至於 國朝 聖祖

高宗 省方巡狩相繼 駐蹕於此當是時

列聖深仁厚澤涵濡薄海中外禔福 翠華

所莅萬姓歡忭鼓舞寺觀之作增飾崇麗踰於往昔康

熙中 詔賜江天寺額 天子先後賁雲章於

其上照耀江山昭垂來葉稱說弗衰游觀之區蓋莫尚
於此已逮咸豐中遘粵賊之亂崇臺傑閣琳宮紺宇蕩
焉無遺憂時攬古者眾以悼於其心蓋依古以來金山

之盛未有過於我朝其焚燬之烈亦未有逾於今日者也賊既平國藩奉命來督江南百廢叢脞日不暇給其後復奉命視師北方合肥相國李公鴻章來權兩江始議脩復金山江天寺事未及集亦以奉命視師去及馬端敏公新貽蒞任乃始令候補道薛書常董其役馬公薨而國藩復由直隸調任南還越明年十一月而金山之役竣自供奉宸翰之所浮圖之宮登覽憩息之館至於庖湍齋房都若干區一仍舊制溯經始至落成閱二歲有餘糜白金三萬兩有奇於是所謂金山江天寺者乃遂復其故焉相國李公以

記屬國藩國藩惟金山興廢之迹夥矣以其名與地之著也故曩者之廢過者尤心惻焉當粵賊盜據金陵環吳之疆如崩如沸疇暇問斯寺之脩復而今乃克覩其成若是盛衰興敗臧否成毀遞相嬗而古今成焉雖窮人之智力莫之能違也然其間得失之數常以人事與天運交相會而乘於其機及其善敗之既著况焉若出於慮表而莫知其所由徐而覘之則莫不有端焉以漸而致乎其極也蓋萬事萬物無洪纖鉅細靡不由是若金山者處江山之交而據東南之勝其興若廢乃尤與時之治亂相為消息以往者之盛而至於廢既廢矣而

復興於今則由斯以往欲興者之無或遽廢固天實主其間抑豈非人之與有責者哉今馬端敏公既徂謝相國李公又遠在畿甸皆不獲見此寺之成獨國藩幸得見之而且頽然老矣後之人或不以斯言為可弃而深念乎此豈獨茲山之幸也歟於是為紀其興事葺功之始末與其庀材賦工之詳並余之所以致其意者寓焉以諗來者且以質之李公云同治某年月日湘鄉曾國藩記

誥授通奉大夫江蘇布政使倪公墓碑

甲戌

公諱良曜字孟炎號濂舫安徽望江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國子監生考諱某候選布政司理問皆以公貴

贈如其官妣皆

封太夫人理問君篤於行義值

歲大旱輸麥以賑餓者所全活不可計數又嘗捐錢萬緡築濱江堤以寓賑貸請官治之而不有其功有子六人而公為長公少從伯父教授君模於鳳陽學舍教授君故阮文達門下知名士也藏書號稱極富校讌之役恒以委公由是得遍覽墳籍又益從教授君執友洪稚存鮑雙五諸公游聞識益擴年十六補學官弟子旋舉

嘉慶癸酉拔萃科廷試二等選授江甯縣學訓導舊時任學官者類耆年謹迂而公獨年少以明練強力能有所堪任重於上官道光元年俸滿擢知縣以理問君憂歸服除選授雲南宜良縣知縣調補廣西靈川縣又調臨桂以大吏薦除龍州同知又遷江西南安府知府調知南昌府事遂擢江蘇蘇松督糧道嘗權江蘇按察使又再權布政使前後任蘇松督糧道凡七年始公為縣令至郡守所至以才能著稱吏民弭服於龍州誅土豪劉志友兄弟二人於南安盡力弭粵東壤界之盜遐邇抃誅於南昌壹完復屬邑堤防郡無水潦之患及任蘇

髮

變賴

松督糧道而蘇松賦故為天下劇其後重設海運益殷以鉅公八走運渠三治海運未嘗有毫髮愆失又相度白茆澚浦諸水道排決淤澱導蘇常二郡之水以入於海置石閘以時啟閉至今以為長利益公凡所任官於職事無所不辦治廣西及兩江大吏爭推公以為能吏矣而權按察時遇事變賴公力遠遏亂萌尤以聲最於吳中初設海運也糧艘水工以失業譁於撫轅舉城官吏皇駭公故歲將漕運有威惠於其眾立召唱禰數人曉譬壹解西洋夷人以傳教為青浦民所拒殲其數人大諫要致青浦民於辟且揚言不者將遏滬上糧艘無

夷

入海巡撫恐憂命公往公至則直登夷舟或尼之不聽當是時夷人勢張甚伺公登發巨礮以迎海波震沸從者怛懼失色公夷然不為動直剖示以曲直所居許為責青浦民以示懲耳夷人遽折服青浦大驩而糧艘以無稽期連二事微公事幾殆江南疆吏益推其能又歲滿當遷由是遷甘肅按察使是歲咸豐元年也入覲對漕事稱旨會浙漕船稽滯復有詔調補江蘇按察使即治浙漕既蒞任而疾作力疾益綜諸務浙漕以濟居無何而粵賊陷金陵乃復以公為江甯布政使又代辦江蘇巡撫且一月返布政以前巡撫及布政使截

畱漕糧若干石未以聞公與有責得旨降調仍畱治海運而公以劬瘁積久重寇亂起鎮撫防禦旁午萬端疾乃日益劇不可為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於蘇州春秋六十有三公配太湖張氏封夫人子三某某官某某官某諸生女二人孫三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公所讀書甚眾耳目經歷輒能口哦生平無聲色貨利之者雖身歷顯宦而被服共養有如常時苞苴問遺一不及門始終服官四十年家無贏儲銘曰公實穎茂擢出自少彬或其文瓊佩有耀出莞郡邑威德並耀飾以儒雅厥聲彌邵周歷南服游膺遷調事藪

勢絲奸穴奧窔公來披之如疾獲瘳駭機將發睽騰
趨徐擢其芒瞿視驚掉祇勤昕宵謹秉機要名聞洋溢
四遠流照謂當益顯遽罹 嚴詔為人受疵豐匪我召
終其勤能 帝心燭燎胡遂賈没使走相弔萬代
千齡永閔崖峭銘此豐碑惟德之肖

代某公梅小巖方伯暨雷夫人五十壽序 甲戌

自元時置中書行省而明代更為布政司 國朝因之
其職自郡縣守令至於丞簿除授更調黜陟無所不掌
自漕糧征權軍精吏祿與其它凡百錢穀出內無不綜
而咸豐以後天下用兵財費浩穰眾務猥冗一集於布
政司布政司以上乃有督撫然督撫總其成察其善不
而已其辨論官材籌量食貨一省之鉅政責成委寄翳
布政司是任若夫江蘇財賦甲於海內其金陵又居南
北之衝平居接待官吏省視簿書鈎校金穀贏縮自朝
至於日昃無暇晷 朝廷遣使兼圻大吏四方冠蓋往

來賓錢縱屬於國門之外重以軍興以來江甯為兵事
所終始大難既定百廢叢脞故鉅艱殷繁號為天下最
居其位者非夫天之畀純神明茂清而精力膽固夔乎
出於眾人者烏足以勝此哉且夫人之任事鉅細劇易
羸詘視其精神資力以為受者也謏材薄德與之一官
一邑而皇皇若不足進乎此者或裁足稱而已其上者
乃投之艱大而沛乎其若有餘人之度量相越如此其
不可齊也一存諸其賦予乎天者而已矣吾觀南昌小
巖方伯何其天之厚之若是歟方伯蚤歲取甲乙科入
翰林復由部郎薦居諫垣幹局隱然遠近想聞其風采

後典郡粵東聲譽焯起受兩朝特達之知洵擢今任
蓋敷歷中外二十有餘年矣始方伯官京師嘗奉
命返鄉里與治團練擊賊市汭破之在粵東弭平恩土
客民之難再擊賊東江平之南北水洋盜俶擾往擊大
破之又討賊曹冲應時殄滅所至益講求時務尤精九
章祿術旁逮泰西機器火器製造之法無所不究悉及
開藩白下尤以兼綜諸務為一時倚賴人士之賢不肖
財貨之盈絀下至閭里市井幽隱銖兩毛髮之事皆心
識其然而躬自釐剔之前後任江南大吏若曾文正公
馬端敏公順昌丁公香山何公濰縣合肥兩張公暨今

總督開縣李公皆當世鉅公偉人也其為治張弛競練
異施性量剛柔溫肅緩急異濟方伯以一身處其間奉
法順流維匡劑和無所不得其理及江甯一郡守兩縣
令仰成大藩順以無事儻乎忘其所居之為劇任也乃
至於他郡縣坐以照之不勞而治以其暇日賓接賢士
大夫虛己歛容禮下之已甚若不自知其為達官貴人
者豈非所謂天之昇純神明茂清而精力贍固夙乎出
於眾人者歟今者焉逢閭茂之歲日在星紀之月為方
伯五十覽揆之辰而配雷夫人亦以是歲登五十壽夫
人故有淑德能治內政以佐方伯而諸令嗣亦皆嶄然

見頭角方伯諸昆季又並有聞於時江南吏民咸悅喜
而慶頌之夫方伯之稟於天者厚故其成諸能者博而
施諸人者廣則其壽於世之必永也又何疑乎方今區
寓臯寧 天子厘思維新之治尤孳孳以委任疆臣
為亟方伯之 簡在 帝心也有日矣其由是昇寄
一方開府建節布德施惠以答望澤之眚垂恩儲祉期
頤老壽而輔成 聖清無窮之烈固不待諏龜灼兆
而可決其信然者也某等幸得從方伯之後同官江南
稔知方伯之治績與其行事深愧以為不能逮顧其慕
望愛悅之私結於中而不能已也乃以方伯誕日纂次

為祝嘏之辭偕諸寮友敬以獻之左右方伯以某為知
言者其必欣然而舉一觴也夫謹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蔣之醕觀登暨李恭人五十壽序 己未

觀登蔣公以咸豐十年畢陬之月閱壽五十而恭人李氏登五十壽之年則為咸豐八年既再踰歲矣其令子溶川太守將以今茲月設燕召賓為公壽且為恭人壽而以壽言請於裕釗裕釗惟壽言之作蓋原於古詩之遺行葦之四章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閔宮之八章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所以道其功德而祝其壽考其辭必皆託於詠歌以永其言相與往復稱誦而不厭古人忠愛之厚辭義之懿於此猶可見焉今觀登公起鄉里從軍江西湖北諸行省所至戰績炳然它日固宜在史

氏記而恭人克修內職使公得揮志於王事淑德懿行
既著稱於鄉邑又將封公以傳載於無期是皆無待於
裕釗之枝言為惟謹以覽揆之辰竊庶幾詩人之義作
為詩歌以為公與恭人稱觴之辭其辭曰

皇撫區夏九服繩繩覃及殊方莫不我承寢兵橐武同
我文治塗飾萬品恬以無事多士承風遺蛇進退軌溺
所安以武為忌包荒容納姦萌其隩窺窬竊發一熾莫
埽衡嶽嶽宰造天與齊湘資蕩滴交流其涯篤生英哲
除時之穢犖犖羣公相望宇內公與其閒駢駢並驅惟
孝惟忠誓心無渝奮迹江右推鋒之始自鄂趨黃戰驟

勞止疆圉之歲楚疆孔亟訖推逆敵倣資公力旗燾瑯
戈所指賊靡南中載謚厥功孰紀饋人以福醕爾多壽
神恭人謀爾助爾佑公勤於國教行於家有齋淑人
義叶齊扶公忘其私恭人是治樂羊皇甫於今有之有
子能賢媚於君親以勞躋顯惟教無侃侃言社福龐褫相
踵於門克與人施乃協於天太常之績衛鼎之銘此詩
其信請為之賡

湘鄉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戊辰

往者湘鄉相國曾公閱壽五十為咸豐十年裕釗郵觴
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為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
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年撫賊亦平裕釗私
獨輶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耶及是 天子詔公
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
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眾執爵
為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一旅起湘中
義聲感動天下豪雋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
羣策雷動神應萬眾一諱順風而邁遂南清江表北至

於河朔凶妖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
燾冒煦育瀕萎而蘇十五年之間而海內大定澤流於
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乎於中外鴻卿鉅人學士
大夫隴畝山澤之屹外薄四海鬢首黹結之遠人愛悅
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憺乎不以自有
若春風之被物脩然飄浮雲而過乎寥廓之表而百菓
草木皆甲坼也則裕釗烏足以知公之所為哉抑又聞
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
毀君子法之常虛其中以與物相銜雖震動憂勤苦身
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己與
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縻壽應焉
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為私
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
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聞而自通人者觀之則
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 聖清其將益佑
我公黃髮壽考輔成萬世無疆之麻乎夫裕釗往者之
言既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戊辰

裕釗往者則聞桐城吳侍讀至甫善為文常欲一識之
不可得同治七年秋來江寧廼晤至甫相國曾公使署
索其文讀之誠辯博英偉氣逸發不可銜控裕釗深退
避以為不能及也而至甫顧盛推余文且稱其尊人育
泉先生母氏馬太宜人並以明歲登壽六十欲得裕釗
一言為壽裕釗謝不能至甫則固以請因益為言先生
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游而孝弟充裕太
宜人又能曲喻先生之志而推行之潔治甘旨振救貧
乏費用或不繼則脫佩服出質相佐助桐城人稱家法

之善曰吳氏方存之者裕劉舊遊也亦道先生躬至行
不釣取聲譽而人人信其一言至甫稱其父母皆信宜
其有賢子者存之故亦桐城人也裕劉自少時治文事
則薦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說常誦習其文私嘗怪雍正乾
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廼罕與桐城儷者聞獨聞龍
眠浮渡諸山水古所稱絕勝也姚氏之言以謂黃舒之
間山川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有儒士興於今理固
當有是邪曩時往來楚皖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
西北諸山隱然出雲表其隆萃秀異絕可偉也乃心念
方氏姚氏往往稱其鄉多隱德君子伏匿澗谷之中今

宜尚有其人處於彼者乎時時欲一往游焉其後得交
存之今復交至甫又因至甫及存之聞先生裕劉於桐
城有為我主者矣異日余儻得遂其往游之志幸見先
生暨太宜人期頤壽考摠衣栗階敬舉一觴因得奉几
杖從先生後徧攬龍眠浮渡之勝訪桐城諸老之舊聞
益偕存之至甫抵掌論文究極幽眇而相與徜徉肆乎
山水之間其為快且幸宜何如也敬奉此為壽言獻諸
先生俟他日為之徵

孫渠西廉訪六十壽序 甲戌

芸然而生樊然而殽於天地之間者人與物胥是也然而受於天者有厚薄焉成乎人事者有至不至焉於是其速敝有久而後敝又其勝者乃至於歷久而不敝夫其不敝者非獨以形與質也其精神意量精氣之所亘被焉耳天下之物雖金石之固未有千歲而不敝者也質則無不敝故也若夫詩書之所載史傳之所記聖哲賢俊之倫乃綿歷久遠與日月並而不刊由斯以論物久而不敝者文字焉而已人久而不敝者聖賢焉而已賢哲之士其精氣足以自永而不可磨假文字之力而

其壽遂至於萬世千故古曰壽久也又曰壽之為言猶讎也其道能久而不敝讎之是乃所謂壽也豈徒期頤耄艾駘背齟齬之為壽云乎哉雖然億兆人之眾老且壽者踵接其能與於斯而為壽者時乃一二人耳若棊西廉訪者其足以與於斯者矣廉訪蚤歲負盛名當咸豐之初以詞臣官京師文章風義竦動天下又深明大略達治體出典大郡累遷監司所至聲績炳然瘡益獎進英髦扶植善類澤被於遠邇光輝燭乎海寓旁達乎殊域而施及乎無窮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曰廉訪信其為賢哲者也久而不敝於世者也歲之八月為廉訪六十

壽海內人士爭以觴詞獻夫廉訪所受於天與其成於人者信既純厚矣其為國之黃耆世之耆英無所待言者雖然廉訪之為壽豈猶夫世俗之所謂壽者歟且裕釗私獨觀廉訪懿文亮節居官行政誠無愧於古君子而其道乃與宋之諸賢歐陽永叔蘇子瞻之徒為近方宋室之盛二公並以忠誠亮蓋文采風流照耀當代其遺烈餘韻久而不衰後世慕望太息如將見之至於今千數百歲而其人赫然常若存於世也由是觀之歷宋以來並無吾之世而有若廉訪者僅以八十九百年者祝之已乎其不可乎其不可乎用輒引信久與讎之義

而推論之以為千秋之祝廉訪必以為知言且善頌也

范月槎觀誓六十壽序 甲戌

昔列禦寇莊周疾當世之士驚於功利湛於智詐漸毒以失其性而賦其生故其所稱若紀渚子季咸庚桑楚之倫皆取必於所謂心與天游而神無却者以謂全身而養生道莫尚乎此然二子之言雖亦曰以治天下而要其歸則壹為夫絕弃世俗自放於物外者言之蓋其情出於有激因以是極其一偏之愴而肆其洗洋連犴之辭曼衍以窮年耳若夫游乎世而接乎物軒冕珪組之榮無所却而志不滓醜酢贈答之文弗廢而性不汨非有所激於時而自率其素沖乎其虛也汎乎其無所

繫也斯則真所謂其天全者矣足以全身而養生者矣
蓋嘗論夫人之生其天無不全也若欲既興而自鑄之
而自鑠之爭散愛惡攻取以焚其中眇聲曼色珍琦淫
巧以熒其外日磨刃於彫靡驕僨毒害之鄉惜自以為
得而不知其智之鑿而天之不全也有而忘貪伎之機
遠燔灼之酷邕容而樂豈憺蕩而相羊以遊乎天者其
神完其氣恬而不競而其祉福之多年壽之永豈有量
乎故曰是誠足以全身而養生也觀譽范文月槎先生
質厚而氣和貌恭而行慈其學也於書之善者博購而
廣聚之汎覽而不勌然以適其所好而已非欲以奇博

炫於眾而上人也其仕也自舉京兆試歷中外官至觀
譽一聽其自至而已非有慕於榮利而求得之也其遇
人也無親疏貴賤無愚智賢不肖和而易儉而裕汎愛
而一視而人之遇之無親疏貴賤無愚智賢不肖亦莫
不慕而悅也茲所謂其天全者非歟先生於裕釗故丈
人行而常弟畜裕釗自少時同歲補學官弟子中又重
以媯連每赴有司試至省門及其後走京師相從奉手
游處之日為多當是時先生從子紫菡鶴生與一時英
俊之士皆年少志盛弦歌酒讌酣飲笑謔劇醉歡呼輒
連旬日而先生冲然夷憚狎久而不厭眾皆樂就之後

值寇亂諸人士散處四方或零落不復相見裕釗亦離
十年始得遇先生於江南追念舊游恍如隔世事而
先生顧益冲夷瘡於曩時貌若加豐而神若^加王乃以今
茲歸然登六十壽然後歎身世之多故盛衰離合之不
可常而先生之道冲而用之不窮至於耆艾而不衰為
不可及也裕釗年少於先生數歲而體貌故蚤以日槁
鬚髮太半白矣撫今追昔俛仰數十年之間愴焉太息
瞻先生之光儀慕望不可得至乃推其所以致此者以
效其愛悅之私而質諸先生且即為獻壽之乘韋云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甲戌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
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
為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尚父老起海
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諸羌畔獨自請馳至
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恢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
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為盛衰無亦以
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蒼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
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
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

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為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為用者也故其盛衰強弱而天下乃與為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眾營陳之制饒糈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嘗齎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懸於噓吸茫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邁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既夷國家甄勞賚功所以 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 錫爵傳

昨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旦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惟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養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為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尚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祧而禘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俊厲武節為疆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既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不矜與

人交必為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為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為曾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甯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嫖姚精整為一時冠眾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偽事之利鈍無所不窺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嘗特將其所蘊蓋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甯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絕重鉅自朝廷及中外大吏

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為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禘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益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尚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才而寄之以疆場場之任豈非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為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與同志諸君謀為君壽不敢為世俗虛美之辭獨為論當今之勢與其勗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莫善徵刺史五十壽序 丙子

記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五十曰艾服官政古之官人也非獨論其才審其任而已又視其年歲而上下焉四十始仕則齊力剛而志識定足以任事矣益遲之十年而授之政則其才益老而能肩天下之重可知也故人皆稱乎其官而事無所不得其理後世反是或驟進而顧其安或限於資格困於無道地歷歲經時而不得竟其用之事者又各以愛憎喜怒與其聞不問其人其歲時與官相若以不而一惟其私之快人不得宣其力用而治不古若茲非其敬歟莫善徵刺史早歲負

不羈之才出從戎幕所治辨治其後以州孫吏宦江南
歷宰雄區繁邑事無鉅細劇易應機立剗洞中窾會計
乎同情當路每有大疑議恒待君一言而決遂恬以無
事或議不合君慷慨力爭始終持一節不撓從君言事
則已即不從輒敗壞知君者推為江南循能第一然自
軍興以來嵬士下才因緣際會不數年而躋通顯者頂
相望踵相蹙君中遭顛躓繼復起仍滯於州縣者十餘
載訖今莫能大用君而君年且五十矣豈以君伉直守
正不阿與時齟齬故宜至是邪抑天將益老其才而畀
之重任也夫其命於天者我不得而與也君子期自盡

焉耳且夫時俗之人遭遇偃蹇至於老而頽墮不能自
振者眾矣君子則不然年瘡長則識瘡以長而守瘡以
固貫四時而不改耄期而神明不衰一旦乘時會雲興
焱起柄用於當代吾知君之將大施澤於天下也其承
天之祐俾黃髮壽考以竟其功歲月又豈有量乎裕釗
與君兄子偲徵君奉乎游處者有年最後乃知君獨以
折其才行今值君覽揆之辰敬者一言為壽且勗君以
進德立功光顯於世使世躋裕釗為知言云

李勉林觀警五十壽序 丙子

天地之所以化育萬彙之所以蕃滋生氣焉而已嚴冬
酷烈水澤凍閉而一陽萌孽乎九地之下春日至土膏
動耕者甦蘇萌者奮起百菓草木甲圻不逾時而彌望
乎四野氣實為之梗柎檜柏生乎深山大澤之中其脩
千尺其大連抱更數百千歲而不夭傷其生氣厚也人
之於世也亦然生氣之奮動宏敷乎事功激發乎忠義
國家以之盛昌天命為之延長莫不一視乎此不者仆
矣世之衰也齷齪庸鄙之夫比肩於下接踵於上務為
夸奢侈靡從諛阿黨陰賊險狠相角逐至於君父之倚

昇朝野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漠然不復關乎其慮靡靡
補苴塗飾一切以苟旦夕之安雖其馮席高位寵祿氣
燄陵轆若不可迫近曾不一瞬而銷滅於無何有者皆
是也且即僥焉苟存於世與不存者何以異哉其生機
之絕也久矣瀏陽李君勉林自少以氣節自將建軍興
之際從曾文正公於吳楚之交以能任事著稱於時累
擢至觀瞻其後馳驅南北浮沉一官汶汶無所試私嘗
獨居深曠疾夸毗鬼瑣者之不足倚任憂時之艱環顧
九服而振捄者之乏其人嘗慨然欲有所樹於世酒酣
以往劇譚縱論慷慨激烈於時俗漫無所顧藉於窮通

利害禍福期為無所擇蓋其氣鬱積盛充於內其一朝
發而見諸事也雖天下孰有能撓之者哉與夫一瞬而
歸於銷滅者其為久若近何如哉柔兆困敦之歲日在
房心之月為君五十誕日諸朋好謀所以為壽者裕釗
謂君之盛蓄乎氣者若是沮金石旁薄萬物雖以壽千
百世可也區區耄耄期頤之壽又豈足言乎遂書此敬
以壽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濂亭詩鈔

丙子七月刪定

贈范鶴生吏部

鳴蘇

京華去楚三千里下走別君十五年回首風塵堪隕涕
驚看霜雪已盈顛生涯落拓餘孤棹知舊凋零半九泉
萬事欲終何處說且憑爛醉看江天

書憤

諸公稔禍寧堪說四十年來歲月遷盡解藏身三窟固
豈知厝火一朝然萬事已逐江東逝孤憤欲回天左旋
梗概書生今已矣扁舟夢去五湖天

贈方子白翊元

嘉祐文章盛蘇曾并絕倫壞才冠宋代奇寶出歐門顧
我真樗散如君亦爨薪感懷已已者今古共酸辛余與
子白

俱受知於曾侍
郎之門故云

夏夜府中作

火雲蒸暑宵不眠蘭膏熒熒相烹煎府中苦熱逃無所
卻憶江湖思渺然我家舊住樊水涯開門十頃清漣漪
招涼水次看箕斗瑤杓正對蒼龍垂天憐我貧假一笑
玉盤夜落青坡瓊須臾風定金鱗起菰蒲盡與風離披
此時正可倒醺醑酒渴停杯呼茗旗夜闌醉倒長松下
世間萬事浮雲馳祇合栖遲節度府曉來清夢墮江湄
不及湖中老漁父三星在畱南風吹

病起柬汪梅村

士鐸

藜藿養不足飢寒驅離家襤被來江城裏硯依官衙坐
此室如斗涉彼津無涯道戰不能勝寒暑攻其瑕人生
苦物役六賊矢相加心地收汗馬所要絕萌芽多患乃
進道轉敗獲已賒醫師進毒藥故人遺甘瓜客中良深
感作詩用拜嘉

贈劉生

兆蘭

積羽雖折軸夥頤空爾為威鳳露一毛百鳥失光儀劉
生後來秀卓犖壓羣兒才峯剽驅虎心骨蟠蛟螭歷歷

一千年如身親見之。凌紙光恠發山海隨奔馳走也。才
日盡讀書困管窺。有如亡鏃矢欲射安所施。得子張一
軍亦足起吾衰。吁嗟眼中人悠悠誰與期。

秋夜

高秋霜氣入巖扃。獨坐深宵酒半醒。蕭颯寒風鳴敗葉
淒清微月度中庭。壯懷早讀范滂傳。晚學今耽小戴經。
猶有憂時心未減。步蒼遙看上臺星。

無題

林風深夜涼。江^畔神遠。大瀟灑水增波。慘澹月初墮。倚戶
出復入。默默成孤坐。宇宙尚豺虎。念茲實勞我。吁嗟帝

空一行

有醉胡為構。此禍吾生豈足恤。尚免戈及荷。所悲蒸蒸
民。焉得謝軾軻。秦帝感魯連。趙荆思廉頗。憂端塞天地。缺五字

無題

高閣俯飛鳥。開樽對暮霞。五月大江滿。飛雪落蒼牙。

無題

人生一瞬耳。所爭乃千古。道遠日苦促。十恆不及五。沉
復逐多歧。而欲覲前武。驚風歛以馳。百悔不一補。嗟余
構憂患。尺捶已折半。望古怍向若。浩浩無涯岫。亮知駕
蹇姿。騁途安及萬。竭蹶競暮光。猶愈長夜漫。蹌局而不
前。汝乃是終焉。

無題

萬禩更相代人生各有宜曠視攬九州浩穰誠無期下
國萃瓌麗上都羅金龜紅埃上層霄化為虹與蜺熙熙
夸毗子相逐無已時得喪爾能主騁驚空汝為名實忽
兩忘乃今始知之迴轍求故步斜景已西馳雖復駕八
龍一逝那可追遐哉漢董生戢影下書帷

疊原韻畱別諸公

以下戊辰

羣賢英峙儼崇巒部婁時從仰面看夜雨剪燈書有味
秋風判袂事無端雲山回首新知樂江海驚心行路難
大業相期各努力未應身後識方干

贈方存之宗誠

我家樊溪江上水東流直過皖山前青天相望一千里
白首相逢渺七年文字虛名終底事山林幽寄自前緣
翠微亭畔一尊酒坐看汀鷗下暮天

題趙子厚先生岱頂看雲圖

先生高躅躡東岱往事披圖迹已荒今日普天望霖雨
嶽雲無處海茫茫

邗江雨夜

晚泊邗江濱寒天黯顛顛鐙下盡數編放頭便已睡舟
迓襟僮僕頂踵交相盪悲柝入幽耳輾轉始成寐醒聞

雨聲繁淒清滿蓬背遠觸千載裏近感廿年事身世憂
患端離愁與鄉思不知來何從颯沓一瞬至開目見短
檠尚復耿殘穗惻愴遂及晨悄然起擁被

送何小宋方伯璵之任山西

雲中太原天下春左控 神京右朔方 帝遣重

臣居肘腋天教全局鞏金湯九邊羊馬來榆塞三輔芻
糧倚晉陽從此蕃戎看警慄 朝廷西顧喜于襄

卿月南天照三載餘暉不與大江馳遺民最有攀留思
賤子尤憐文字知苦憶石渠從積歲重陪玉笋定何時
江干心祝重開府可許徐劉更新詩

幽居 以下甲戌

閒居絕塵鞅眷此一床書萬卷安可窮卷帙還自娛隱
几望青天幽牕耿清虛牕前數竿竹涼陰覆庭除清風
時一來披拂相虛徐對此足永日澹然意有餘即事亦
何有相看終不渝吾生固有涯百年若斯須寂寞期身
後此意亦已迂聊從吾所好寧爭賢與愚

斜日

斜日在東墻秋天澹將夕卷書坐南牕餘暉耿樞隙隱
几無一事萬慮愴以釋清風下檐端庭柯紛撼撼繁影
一迴漾颯然感心魄踟躕忽已暝松際露月霸

幼安

幼安蹈東海泉明歸柴桑一朝耽沉冥千載揚輝光高
名燭天漢遺編寶琳琅范粲寢車中秘不露文章執節
尤苦艱胡久鬱不彰馬遷賤守節班史亦豈良缺四字
疇纂書甯遺忘古來貞烈士但安心所臧湮晦固甘之
守義亮無惟夷齊採薇薇所悲在虞唐豈為後世稱蹈
死西山陽

種花

種花滿園中日翫取娛怡大鈞播雨露紅紫爭紛披桃
李趁春粵菱荷當夏滿次第遞榮落蕞蓼又及茲嚴霜

已戒節移植更幾時盛衰相代嬗豐悴如弈碁天運亮
如此萬代相與馳自非松與柏歲寒誰能持

端居

端居無一事出戶信悠悠東去喜平曠稻畦間芋疇園
丁引清淮匯此澄塘幽一泓雖無多豁然清遠眸野人
資灌溉朝夕得所求幽事抒情話真樸難為侔為我說
種物荻芽及蕲頭滕薛筍爭長子母瓜相鉤昨來一雨
足菌菜如浮漚今朝乍放晴鳴鳩復鉤輶聞此愜所遇
頓釋心煩憂我生固坦蕩畏從簪紱儔多儀困纏縛貌
語強吶嘍一曙解天弢茲晨信有瘳古來賢達人往往

沉林邱跌蕩從野老，僮遇東陵候。

城上晚眺遇雨却歸

遠樹昏烟積，高城寒角哀。蒼茫江色暝，蕭颯雨聲來。蓬戶數家掩，短筇孤客回。入門燈影動，惆悵倚庭槐。

雜詩

蒼蒼林中檜，凌霜挺高枝。熒熒原上英，旖旎能幾時。獨以豔冶姿，能令觀者移。榮華在眼底，怡悅實及茲。若說後彫節，為問聽者誰。

遊北山

尋山不覺遠，細路踏莓苔。流水一曲轉，桃花無數開。澹

烟何點宅，深樹誌公臺。遙想幽巖際，高真儻可陪。

夜泊

烟渚維舟夕，深更月墜波。遠林漁火迥，暗櫓客船過。

庭前桃花始開

桃花身舊種，今日及芳晨。兩樹青當戶，一花紅近人。春風幾開落，為客久風塵。故里田園在，羈栖笑此身。

壽荊子範觀登德模

遙持白下尊，中酒好寄甕。門峽裏天，江水奔流一萬里。大椿坐閱八千年，文章政事兩殊絕。富貴神僊總晏然。

天下蒼生望霖雨，祝君綠髮換華顛。

即景

即景少塵事，幽居日課添。惜花除毒蘂，芟竹納涼檐。雨過春治圃，香添晝掩簾。戒門謝車馬，更欲數書籤。

晝永

晝永院逾靜，眠多思轉慵。覺來日已午，鶯啼花影重。聞數庭前樹，時聞空外鐘。散人亦何事，還復到金鍾。

春日郊行

麥苗覆地水平田，好是江南二月天。新燕早鶯相爾汝，天桃弱柳鬪芳妍。鄉關萬里春如夢，江岫孤村雨似烟。

缺八聯自引壺尊成小酌，便將嬾慢送殘年。

舟中曉起

旅泊起常早，推蓬怯朔風。霜清沙嶼曉，月落石梁空。殘雪明林表，寒墩出霧中。相依三兩艇，猶自臥漁翁。

曉發

江水與天盡，孤帆凌曉開。亂山舒子國，初日遠公臺。野寺鐘聲斷，荒城門未開。前舟似故里，幾日楚中來。

即事

日永閒憑几，宵深靜掩帷。研朱讐舊帙，儷白琢新詞。萬軸紛如積，千秋誰與期。此生侵老病，迴惜少年時。

試墨寫

日暮

憑高俯萬井撥悶恣孤蹤遠見巖前寺因聽雲際鐘輕
烟板橋水殘日孝李陵松寂寞古今感寒雲深幾重

春日

春麥青青苗覆土要看韶華洗腐溪流乍轉明村隴秀
絕岡巒帶平楚野卉無名爛自吐天桃一株頽何許江
頭輕烟卷洲渚四山漠漠天欲雨桔鞠鉤輶啼日午隔
林何處祈蠶鼓茲遊佳絕清心腑悠然宇宙容仰俯歸
路茶烟散如縷想見午窗甌泛乳

張春陔侍御盛藻儀徵城中得異石甚佳為賦此

篇

文身舊俗荒不經百怪巧競鑄幽冥萬品鏡空貿其形
媧皇所遺龍伯得戲鑿頑礦矚瓏璫甲角穿穴波痕紫
霧雨蕩磨巖氣青一卷瓌璋表獨立千秋俶詭誰為聽
侍御來自古真州一舸載歸此物尤自言搜取出敗礫
不知當年誰氏畱我為摩挲三歎息豪家舊迹今荒棘
菱谿大石出清漪廬陵苦為劉金悲一時志得珍環列
百年事往波東馳富兒奢惑吁可訕高人者好本難刪
東坡一死萬事足仇池片石百回看寶晉齋前玉珠白
零陵亭畔奔雲環妖竒瓌怪感精魄賢愚雅俗同心剗

好奇有癖誰能免
遇物不畱安所患
作詩一笑君勿嘆
石不能言儻頭點

書即景

南山北山殷其雷
黑雲壓山如山頽
白日出没走雲裏
金電迸射赤光開
飛雨驟來打高閣
地如奔坼天如摧
蒼茫便作兜羅海
咫尺不見雨花臺
須臾一掣度城東
清風淨掃陰霾空
波澄江遠野如沐
千里一碧天磨銅
萬事變滅亦如此
榮枯不直一杯水
且從高臥看屋梁
夢回金鴨薰餘香

登高有感

興亡歷歷閱千年
眼底青青六代山
南北推移隨世重
安危盤錯惜才難
鍾幽寂寞栖何點
江左崎嶇要謝安
一片斜陽下平楚
海雲無際暮江寒

元武湖寺中曾文正公畫像

貌公臨此水微禹
眾其魚千載江湖上
誰為白與蘇
隻手擎三界慈雲覆
九區蓮花圍寶相
可稱老文殊

讀松雪齋集

文章翰墨總翩翩
典午風流紫府仙
可惜江南好風日
衣冠不是永和年

夜

聖賢去我已千載，手把遺編闔且開。惟有多情天上月，
蒼茫曾照古人來。

吳擊甫以書來介其邑馬生通白，其祖令從游於

裕釗之門，次韻酬之。乙亥秋

君才霄漢上，璀璨五雲閣。顧乃眇甕牖，夷陵下千谷。走
實禍夫賤，安得襄中玉。橫目萬萬千，癖愛惟予獨。移道
得竒寶，遺我不顧俗。一見為眼明，龜采昭炳燭。此才出
名邦，千尋不待續。君獲橐，因私吾衰根。已宿為斷媿，未
能辱公求大木。

金壇馮夢華，照副車相遇白雲輪。舟中以詩見贈

次韻酬之。乙亥

舉世竟如槐國夢，有心同抱杞人憂。蠹蘭蟲編聊日永，
山林鐘鼎孰千秋。君當奮厲稱文伯，我已頽唐作醉侯。
獨把新詩開且闔，暮雲無際送行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輓戴其祥

兩載情深桃花潭水
百年人去薜荔小河

輓舅氏金季香先生

綺歲稱才暮年進德
淒涼華屋零落小邱

輓朱棊舫

萬事茫然祇天地無情君生平遠至今日
一棺已矣但因緣未了我兄弟惟祝來生

輓外姑王孺人

德惟深掩泣憶堂前初拜夫人不堪老去於陵重談往事

蓋篋正推心復地下相從阿母獨賸多愁騎省可耐今朝

輓亡妻黃孺人

灑淚望青天一萬種悲緒無端今日知從何處說
指心證明月廿七載情絲未斷他生儻有再來因

輓陳子奉

維出不訾維執不猗維卒不施百歲曇華身幻影
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一聲露薤淚成河

代王副戎輓陳子奉

使君是天下英雄肝膽照人片語刺如歐冶劍
男兒感平生意氣風塵識我終身淒絕百牙琴

輓黃蒙九

前度送君歸出處分明邂逅爾足重來眼看牘背餘孤憤

今朝於我殞死生依倚痛惜羈魂千里腸斷江南賦大
招

代劉子欽輓黃蒙九

歸楚記前年無端再踏紅塵千里招魂勞宋玉

識荆纔昨日太息奄埋黃壤幾人流涕惜鍾期

輓曾相侯歐陽夫人

頻藻佐元侯南國化行百世甘棠歌邵伯
松楸歸壽母壯堂音闋三湘淚竹惻彭宣

輓吳育泉徵君

敦行不怠是謂君子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

輓孫補堂

輪囷偃蹇五十年知已竟何裨老去一官從拓落
馥郁芬芳千萬樹仁人宜有後犁來諸子並崢嶸

輓唐端甫

墳籍最刳心千載蒼茫苦向生前期死後
塵寰堪入眼一朝歸去亮知天上勝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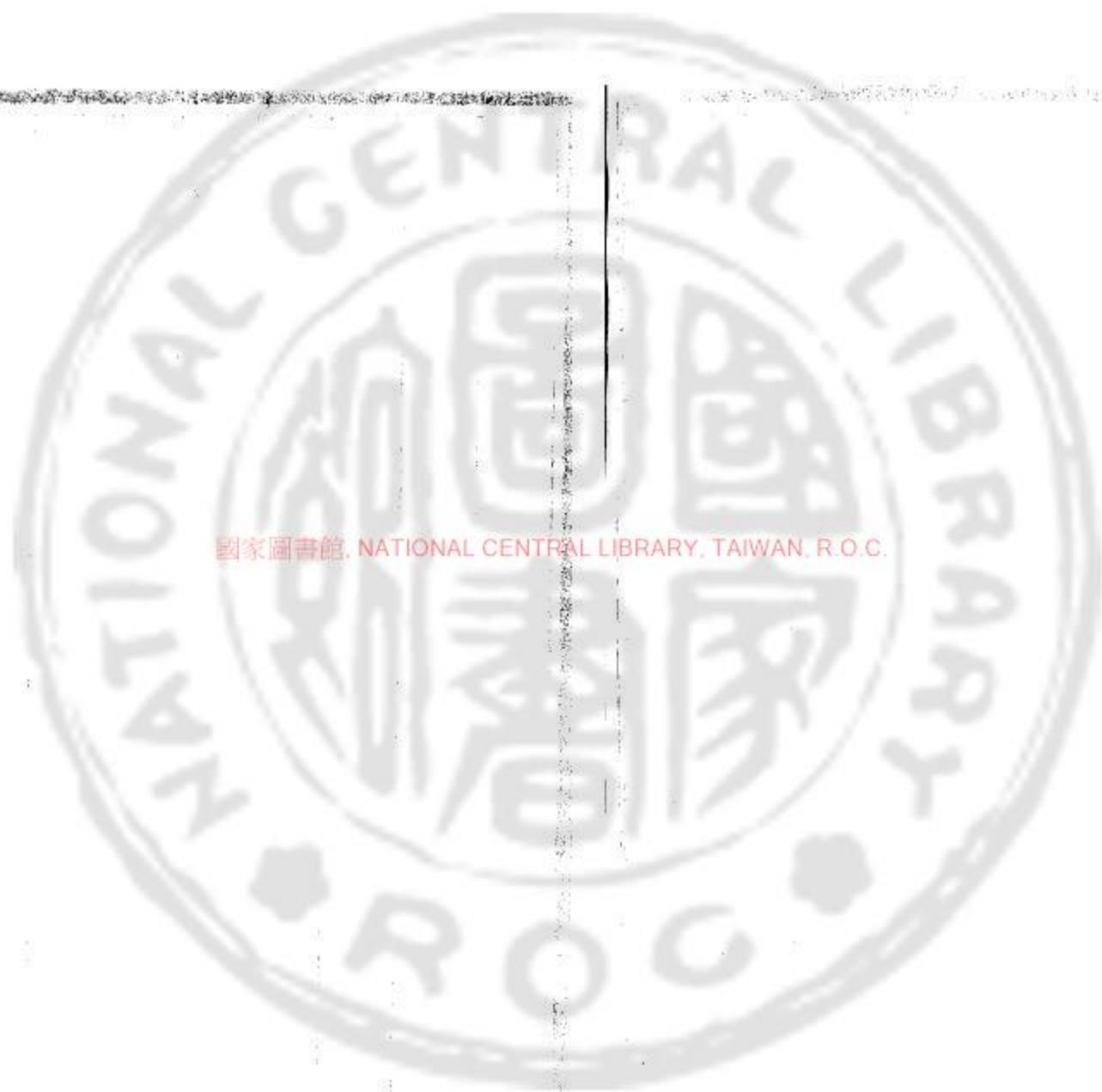
輓揚慰先生

世間幾似我公貌歎深情不惜披襟傾肺腑
地下僅逢先子蒼茫舊感若為垂淚話平生

輓李小珣

讀萬卷書高厲濁世

抱九仙骨歸去清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學余君墓誌銘 庚戌

裕釗幼則為大母太孺人所鍾愛每夜分讀畢家君侍
太孺人歸寢某必操几杖以從太孺人嘗指裕釗而語
家君曰吾父力學篤行困躓終身以沒而潛德不為世
知是子讀書敏且勤他日若能以文見於世者必命為
吾父銘其墓慎毋忘吾言也家君命小子裕釗謹志之
後稍長始學為古文以太孺人言屢欲為之而才薄不
自勝每操筆而中止者至於再四距今忽忽十餘歲裕
釗年幾及壯太孺人亦沒且踰年而銘卒未就此小子
裕釗所以撫心追悼泣然而不能已者也是太孺人



常謂裕釗曰吾父好讀書以某歲補縣學生後屢應鄉舉不得志而讀書至老不輟志行端直宅心醇粹遇人無賢愚必致其誠而尤篤於內行吾伯父某公性豪侈恒不屑以儉約治其家家日以落而吾父怡然不之計也其後宦益甚吾父處之益安至其終身未嘗有幾微之色見於顏面其見於外吾不得詳其處於內而為吾所及知者如此嗟呼俗之偷久矣自裕釗年長所見鄉里貴富顯榮之族多相競於利而至於兄弟之相與處其或以田廬貨財幾微之瑕釁尋及於相仇而無已者皆是也如君之所為其出於人豈不遠哉然自君沒後

家益貧後嗣尤衰落君有子三人先後相繼喪其在家君為兄弟行者六人連喪其四其在裕釗為兄弟行十餘人今存者數人而已然皆貧不能自存豈天之報施善人終無時而信也邪抑豐悴有時其中落而後乃克昌者邪裕釗既有感於君之為善而不獲其祉因即太孺人之所以語家君而命裕釗者為君次其終始且以俟其後焉君姓余氏諱運字某邑之某里人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一卒於家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銘曰

維君有令德就乃新以世榮雖然視世之莽莽者君則

已羸銘其幽者君彌甥大書琢石章厥名

方府君家傳 庚申

君姓方氏諱某字秋岡湖北興國州人余嘗銘君考
贈君之墓又為君伯兄善化君傳既詳其家世矣初
贈君死白蓮教之難蒙葬秦中君既長持千錢身獨走
三千里往求其喪有盧翁家秦中者君婦翁也號為富
饒遇君厚甚是時君家貧或說君畱依盧翁割田宅以
居為利君曰父不得歸先人兆域兄不得拜父之墓弟
不得奉母之祀徒役於利獨與妻孥畱此世之人則能
之卒以 贈君喪歸與伯兄居居貧苦身兄弟相友弟
怡然善化君成進士為縣令湖南君從歷數任財賄出

內囊篋細碎一需君力飭其家無敢習為仕族華靡事
一切如在約時曰吾無以益吾兄庶以此成其廉當道
光辛卯壬辰之際湖南北連歲大水中更徭民之變善
化君捐廉俸倡士民飲食餓者又供億過境王師資糧
扉屨紛擾艱棘一任君辦治事立辦而民獲其所善化
君之初權郵也有役持府牒至縣索賄張甚善化君欲
杖之幕友固爭君曰畏上官縱姦役使虐一縣民何以
縣令為杖之不悅於府不過罷官歸耳自力猶能為人
奈何乎忍此善化君遂杖之而知府果不意思有以中
傷之然善化君卒不悔君亦不沮當時皆多善化君能

庸善以抗疆禦而君能以義贊成其兄之美為皆賢遠
於人君篤厚出天性其赴義若飢渴於飲食仁其親以
及於人有某者君從兄溺某水所君往求得一尸水際
驗之非是從者欲弃不收君曰有知人得吾兄而弃之
於我何如卒為棺斂瘞之亦旋獲某尸於百里外以歸
葬焉既又為存其家撫其孤子至今以為君德其在湖
南歲寄白金以遺里之貧人在家買田捐緡錢為曾祖
以下祭祀之用其餘利及於諸兄弟君之善夥矣今取
其尤難能者君有子三人翊元候補知縣某縣學生皆
能守其家法而翊元力學行而甚文善於裕釗狀君行

義來告裕釗曰君求親喪數千里外奔所欲來歸佐伯
兄為循吏人有父莫不為子有兄莫不為弟如君其能
為人子為人弟矣君幼常讀書敏甚逾時而卒三經其
世父以生計命弃去君終身以未得竟學為憾雖然學
將以何為如君之脩於內者雖彼學者何以過之哉

北山獨游記 丙辰

吳摯甫評云尚
是荆門徑而詞
意物屬新警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峯峩然而高嘗心欲
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日奮然獨往攀藤葛而上意銳
甚及山之半足力勦止復進益上則澗水縱橫草間微
徑如烟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壑響振
動顧視來者無一人益荒涼慘慄余心動欲止者屢矣
然終不釋鼓勇益前遂陟其巔至則空曠寥廓目窮無
際自近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搏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
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歷一左右
望而萬有皆貢其狀畢效於吾前吾於是慨乎其有念

也。天。下。遼。遠。殊。絕。之。境。非。先。蔽。志。而。獨。決。於。一。往。不。以。勸。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於。是。歎。余。向。之。勸。而。惑。且。懼。者。之。幾。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

祭胡文忠文 辛酉

嗚呼。惟公之生。淵岳孕精。渥注神馬。自天來下。不識鞞。羈聊浪九野。歷塊一蹶。溲乎來歸。鳴玉和鸞。中於天機。始迹黔微。擾畜蠻夷。雞豚徐黍。易我榛狂。功施譽流。霆震風揮。爰躋監貳。游膺封圻。江流東瀕。羣兇披猖。帝假一臂。搃賊之亢。西睨悼慄。屢眴而傾。軀輸豺狼。百萬噤聲。堅城老窳。賊所根柢。高步蹴之一剗。千里皖鄂。連壤莽莽。相屬昔也。如燔令也。如沐任將。選吏治兵。治民爾賢。爾能我弟。我昆。弊政昏俗。牢關深根。手扶其高。萬目一新。如寐斯覺。覩日在晨。公昔莅茲。楚人實倚。聞公

之喪愕焉失恃臨沒遺憾逋寇未殪疏薦忠賢碁布重
地禱茲來者嗣我之志憂國之蓋死生罔替輓焉小子
曩辱公知送喪不及有淚如糜瞻望遠道馳辭抒悲尚
饗

答劉生書 甲子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慙拳艱
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諸文所為尊君事
略最肫摯可愛讀老子中一段詞甚高闊然入古人之
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識議並超
出凡近而亦時不免病此夫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
為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為自然又
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為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
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
之強拊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為

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聞。此。固。非。量。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且。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道。無。他。廣。獲。而。精。導。襲。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吾。告。子。止。於。是。矣。夫。文。之。為。事。至。深。博。而。裕。劉。所。及。知。者。止。於。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稱。心。而。言。非。相。譽。之。辭。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畱。此。俟。他。日。再。奉。還。耳。惟。亮。誓。不。宣。

書執文志後 癸亥

余讀班固執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謂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為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為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楊雄劉向父子甚眾今豈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秣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為崑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為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

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
彼。且。不。以。為。妄。言。乎。哉。

再書菽文志後 癸亥

余既辨班氏菽文志為劉向書又歎向之文至深懿於
西漢季稱為最然於今可見者若說苑新序列女傳皆
雜引往事近於傳記之書其所為文獨有戰國策目錄
序及班氏所錄數篇存耳它亡者甚多余尤惜焉烏乎
古書之亡者眾矣班氏志著古以來作者不可數其辭
必皆遠出於今之人而十不獲存一二且余又觀儒者
治經易春秋尤穿鑿乖異所以然者易以下筮人之書
亡而象亡春秋則昔人所謂不得魯史策書聖人褒譏
筆削之意終無由知者是也使是二者存則聖人之意

豈不可見哉。悲夫。尚書獨存二十九篇。歐陽氏至乃慨慕於日本。殊域之偽冊。至若詩小序。真偽尚斷未已。禮經固缺。略尤多也。六經聖人經世之志。而諸多不具。自茲以後。窮千萬歲。更不可復得。讀班氏書。獨茫然以縣其慕思於百世之上也。又不暇為諸為書者悲已。

送劉殿堦序 癸亥

前吾之世。千百載之遙。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幾也。並吾之世。四海九州之廣。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幾也。而有人焉。固亦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於其間。而獨傑然出於羣焉。生而食。且息者。之倫。若是者。殆千萬。不知其幾之人。乃時得一人。而天之特命於是以為凡人者之先。而厚之若極其至也。雖然。天既獨厚是而生之。而命之至其卒之所就。則其數固亦與天相權。而終視其人之所命。諸志以承乎天者之至不至。蓋能至者。又十而時一二耳。豈不謂難哉。

吾友漢陽劉子殿堦裕釗始遇之眾人之中一見而知其異於凡為人者久與處而徐叩之其有為凡為人者之所未有察乎天人勤乎古今行甚懿實甚毅趣甚高豈天之將特命於是而厚之也歟何其出於人之遠也夫天之所以命殿堦者裕釗既推而得之若夫承天之至不至則惟殿堦所自為耳任諸天則凡為人者也殿堦將東游裕釗為祖其行書以訊之

書鄭氏易注後 甲子

往者余嘗論卜筮人之書亡而易象亡故易不可見而昔人亦謂春秋以無魯史策書終不得盡覩聖人褒譏筆削之旨故是二經分離乖異卒不可通此學者之所深悼也烏乎春秋之不可知也已矣何也其義必附於事而事之存焉者寡也後之學者知其所可知者而已其事之亡而不能盡知也慎闕其疑焉耳雖有聖人者作亦不可得而知之也至於易則又不然天地萬物之情效聖人察焉而著其象於易聖人者雖已往道常懸著於天地萬物而集於人人之心人殫盡其心以求其

象之所比彼聖人之周知而不遺者誠不敢望矣而未嘗不可時識其一二由學者之憚盡其心故其說終不可得而明也然則象之亡也非象之終不可明而治易者之過也為漢氏之說者鑿焉以言象而非易之所為象為晉宋世之說者一弃象不言而象遂以亡焉乎使象而果可弃也則聖人奚為是紛然者以疑後世也道莫妙於觀其所寓通而之於無方故聖人之必有取乎是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舍象以言易而得失者半焉迹之不存而精亦無所麗而形矣且彼之弃象者亦非以象為果可弃也激於昔之鑿以言象者之誣

而遂并弃之也是又漢人之以象言易者之害於象也是書蓋浚儀王氏所輯而近人復增益之其中固不無可采然至其爻辰諸說皆偏詭無當於易宜其為晉宋人所不取而近世或猶有纂而述之者可以為大惑也夫學者於易象之尚有可求顧莫肯一盡焉而至於春秋之不可知者乃必務求詭說以求其一當獨何與

與鍾子勤文蒸書甲子

子勤尊兄先生足下裕釗近從蔣部曹所側聞先生之懿私心甚慕鄉日又於農部曹所獲睹手書乃承垂問及於不肖且感且愧用敢奉書於左右而一陳其所欲言蓋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為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為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纖小之習然或專從事於義理而一切屏弃考證為不足道蒙又非之夫

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則雖其說甚美而訓
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釗常以為道
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
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然學者常以其所能相角
而遺其所不能者以開其隙而招之攻是以學術異趨
紛然而未已夫以其然其必有窮貫乎本末精粗之數
而無所不能至者出焉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而一切之卑可息也烏乎非有絕人之資勤篤之力其
孰能與於此雖然必樹是一人者為之宗以靖天下之
紛紜而一其趨於是學者得有所歸隨其才力之所至

雖淺深大小不齊而於道皆有所明夫然後學術一而
成材眾矣豈不瘡於水火相盪更出迭勝而以黨仇攻
伐為事者哉伏惟足下才高而識邃智崇而業廣自許
鄭賈孔下逮 國朝顧問江戴段王之說既無所不窺
矣又將一折衷於宋儒以求當乎周公孔子之意由是
而推之則裕釗之所稱者足下豈有意乎抑將啓此一
途以待後之作者乎相去千餘里不得面奉誨言惟幸
辱教焉不宣裕釗頓首

遊 粵

贈查生序 甲子

查生燕緒從余游生質甚篤厚可嘉尚余嘗語以學古
人之道而艱乎若有意乎其間也今生且歸矣而意甚
戀戀於余雖余亦重惜生之遠也雖然生所居乃在粵
東海濱之地去楚數千里而今茲從余於此始余與生
意皆不及是也鷓鳴而風旋月麗於天而蜃蛤盈虛於
淵詩書問學之業道與志通而氣機密應於其間莫或
知其所以然雖萬里之外殊鄰絕域邈不相接之區而
常一旦猝然其忽合故夫君子之相與冥契於其心也
亦惟其道之合焉又無所論於其外焉形迹之離合而

己今生苟未能志乎古人之道以蘄赴乎余言雖相從於此不啻遠也生誠志乎古人之道以蘄赴乎余言雖舍余而去不啻邇也余他日或將遠游四方以遂其生平之所欲至而生年方盛必非久汶汶處閭里者其能還生而生已卓然進於古之人乎余且洒然喜且幸謂生未始余違者也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丙寅

府君姓張氏諱善準字樹程一字平泉自號曰愚公湖北武昌人自先世世有文學敦行孝義鄉里稱積善之家曰張氏曾祖諱維滄國子監生 貽贈修職郎祖諱本用歲生^貢任廣濟縣學訓導考諱以誥國子監生今湘鄉相國曾公嘗表其墓曰武昌張府君者也府君少服先人之訓長而刻苦自勵於學蚤歲補諸生以制舉文有名於時善化賀督學熙齡尤激賞之拔冠其曹然府君顧不以此自憊而獨壹志於學問於古尤篤者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崑山顧氏日知錄二書以謂考證家

惟二家之書最為周於用嘗剡取其要都為一編手錄
至數過年五十遂絕意進取為歲貢生以終身雖不仕
而隱然懷耿介之節居平於一身豐約得喪未嘗以措
意至聞 國家中失安危善敗憂樂之如其家事咸豐
中南中亂起當世任事諸公多抗節死王事府君聞尤
悼慟若喪親戚語及泣然淚實下一日篝燈夜讀書忽
甚悲失聲舉家驚往視府君方手一編顧曰無它也有
傳胡巡撫祭李九帥文至者余讀之悲甚乃不自覺耳
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忠武公續賓當時稱
李九帥也自是家人聞外間兵事至相戒不敢以聞居

平愛樂慕望天下忠賢良臣如不克見而深疾貪汙不
職之吏與當世士居家專壹者財利以故俗日益壞而
亂無時已每獨居燕語及與知友書言之絕痛又嘗誠
裕劉汝吏才短尚無求仕然苟一旦仕則必無為身家
謀且既仕則汝身為 國家之有雖余亦不得子也遇
物故恭慎雖至卑幼必恂恂致敬禮嘗曰居家豈當一
意務卑下慎密毋獲罪於人若居官則死生以之然府
君家居遇族鄰知友嫻好有患痼疾蚤夜奔走視
徧任其勞苦其人其家望府君以為倚恃及其後聞府
君之卒恍若徹^屋居而露處其卒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

日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凡六卷藏於家
其為學至老不少懈卒之前幾日猶操筆治輿地圖府
君既卒明年二月十九日而先妣金孺人卒慟乎距府
君之卒三月耳孺人同邑 馳贈修職郎諸生諱昭
煥之女年二十三歸府君生子裕錯及裕釗二人女子
子二人孺人外家故高貴富室諸舅取科第為世聞人
孺人之歸也夫家父母家皆鼎盛孺人躬執儉約未嘗
有富貴之容其後連歲大水田廬毀敗家始益窶府君
閒授徒外出孺人持家事尤艱苦每歲農時辨色起日
具數十人食盛夏汗泚於額日不遑暇食夜深不得寢

初不言勞裕釗幼時記某歲歲除孺人居爨下促促治
酒漿家人飯且畢孺人乃始飯甫執箸謾曰一事幾忘
之族中某當遺之食某孤嫠當與羹肉立起入厨俾人
遺之諸子謂母屬勞甚胡不俟飯畢耶孺人曰少時飯
何害我心不此釋也其好勤勞而不遺阮窮多此類病
革時有媪來問疾孺人以其孤苦素周之者也猶指以
屬諸婦曰它日汝等善遇之孺人自少讀書通大義故
平生於財物無所顧藉處族媼間尤能喻府君之志而
曲成其義其閒蓋多曲艱隱危不可以言盡者卒年七
十有三時世母朱孺人年且八十矣撫孺人而泣謂裕

劉等曰自吾與汝母為張氏婦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至面赤也語未嘗不歡汝母亡今不可復得矣因哭盡哀諸子婦及羣從子婦聞皆慟哭不可止府君晚歲患痔漏甚劇孺人亦患咳歷二十餘年秋冬常臥床蓐至春深乃稍能起以家貧故侍奉多缺至今中夜思之泣自以不可為人舉體皆栗慟乎將安贖此罪哉

亡姪慕梁葬志 丙寅

伯兄鐵巖之子慕梁名後瀨中殤也故字之稱慕梁其生以咸豐二年七月六日余時客都中再逾月歸至家至則日已夕先子方館江夏田氏未歸先妣聞余至喜鐙下抱慕梁出視余曰汝兄舉子矣先是伯兄連舉子而殤余睹慕梁則大快舉家盡歡然慕梁生羸甚常時多疾疾先子及先妣及家人皆隱以為憂然未嘗相告也且幸其少長或良已卒以同治三年五月復遘疾至八月二十二日殤年十有三矣傷哉慕梁幼聰慧先子絕愛憐之生六歲先子授之四子書諸經已復授之盱

江黃氏史學提要慕梁輒能述歷代世次年祚長短及東晉十六國五季十國本末言之歷歷余每考問之以為樂而益憂其不壽殤之前三月一日從羣兒嬉語羣兒曰我今歲且死羣兒呵曰無妄言慕梁復深語曰我非妄信也語次輒淚下既殤羣兒始言之事甚怪不可解抑足明慕梁知照其死也而竟以死傷哉慕梁以殤之次日葬於宅東學堂林祖墓之側先子慟悼不可言已命予為志其葬每操筆心悲而止踰四月先子亦卒明年二月先妣卒余益慟不忍為今三年矣追述先子之命流涕而為之志

知府銜洮州廳撫民同知劉君墓表 丁卯

君姓劉氏諱詩字古愚號松坪湖北鍾祥人祖某國子監生考鵬起縣學生性者學尤精方書人以疾請者無風雨寒暑必往視又益備藥物稽薪壺罌之屬以給諸貧無力者使即其家煎飲之所利益甚眾時人為之語曰欲得活劉公藥有子四人長詳次誼次即君次詢誼成嘉慶庚辰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祖考兩世累 贈通奉大夫君少承父兄之業刻志勵學苦資鈍不能記憶每讀書取一紙糊之案上晷夕哦誦至漫滅不可讀乃更一紙有遺忘輒自扶其手攻苦如此嘉慶戊寅同

從子兆玉舉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發甘肅歷署皋蘭平羅狄道諸州縣所至稱治調署巴燕戎格廳通判地故接邊徼土番雜居號為難治君上書總督那公以謂制馭之策莫若募熟番備緝以省追捕之難勒蒙古精銳以補防守之缺那公聽之未幾補兩當縣至兩當數日檄署小丹是時兵討回步州縣吏共過竟王師徭役芻糧率不能辦治山丹尤甚君至則察胥吏之為奸利致丁夫馬匹亡匿者痛懲之明日應役者踵相躡至軍行如流事已還兩當任其後再調署平羅又嘗署鹽茶廳同知及靜甯州知州皆仍復任前後任兩

當凡九年治崇簡靜民以乂安在平羅躬督役脩數渠立大雨中三晝夜不退渠成民賴其利久之調甯夏縣甯夏渠工故事歲令民捐脩例一民一夫水利同知某思漁利噉廵道改一民二夫榜示通衢甯夏民大譁眾萬人圍廵道署且致變君聞立單騎馳往諭之眾羅拜曰此真吾父母官也悉解去君亦卒為請於廵道如舊例是時大府行閱邊兵未至甯夏數百里聞緣道居民謹呼稱甯夏劉知縣大府歎異既至加敬禮焉頃之擢洮州廳同知以捐脩洮州城加知府銜署平涼府知府數月仍返任道光二十年以疾告歸三十年九月某日

卒於家春秋六十有八配范恭人繼配陳恭人又繼配孔恭人子四人某某孫五人曾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始君為吏所至皆有聲顧以伉直忤上官意故以不得調其後乃稍遷卒亦未大顯遇不遇命也君自於所守得耳使君稍貶其故偷為一切以赴時俗之所賢亦烏知其遂有進於是耶然世或以君所守為戒力反之以徼幸於一當終其遇若不抑豈彼之能自主哉然則君固贏於人人者已武昌張裕釗表

鍾祥縣志後序 丁卯

榮成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郢孫君以舊志所次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疏訛屬為考定已余復為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為圖輔之因益為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為圖若干幅顧余以客游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蒼黃卒遽常用瞿然慮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概暇日登城東北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

湧道

顧詹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異博通之民伏處於澗
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絕巘蔭茂林詠哥楚人之詞
以求其意滂徵舊事蒐採遺忘益相與遠想高寄於遼
絕曠邈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悵望而不能已也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戊辰

平江鍾君亦皋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
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
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
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始公以抗疏忤羣小媾
禍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
公家居亢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賊之陷
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
盡使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遽至是亟也媿嫉
之病人國傷哉余觀自古忠臣拂士後世得其遺文手

陷 疆

澤臧弄操貴雖一字若升璧愛之如不克而並時之人
乃至戕其身而不忘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
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
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
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為王家印與史亦
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送湘鄉相國曾公之任直隸總督序 戊辰

今上御極之七年 王師既清河北方內鼎寧

天子穆然深惟保世之永圖謂直隸蕃輔京師居九州
維首宜得文武重臣肇治於茲於是 命大學士一
等毅勇侯曾公自兩江移鎮其地 詔下東南之民
舍公再造之德聞將以我公行數者於室涕者於塗當
畫旁皇入莫寤辟薦紳先生者艾俊髦謳思慕惜相視
矍然皆曰公盛德閎烈并包運量無遠邇躬出入水火
奪我民熱溺之餘磐石坐之我東南之人自頂至踵皆
公賜自公來至於今我婦子倚公不憂死亡民以公為

賴蕭

父士以公為師公一朝去我我自今其疇依乎又曰公既龕大難自以勳之高位之崇也常廩廩焉懷盛德之愍私獨意公既已成大功其或者將遂公之志舍我民而不之顧也我則益無冀矣裕釗曰不然惟天子舉社稷之安天下之治屬之公固將以公先事於邦畿而後迺徧及乎天下公之治在天下賢其在我南人也我南人則益有賴矣且方咸豐初亂起海內蕭然以乏才為憂謂羣盜且不可制自公起視師其閒蓋亦嘗蹈險難處危疑勢岌岌不自保然公以忠臣之義惟吾分宜所自效禍福成敗一不以概其心毅然獨肩天下之至鉅而不懼忠誠激發一決罔顧卒天下之人不期而應之羣策羣力川赴海會遂以有成功夫應龍興而雲屬焉不崇鼉而百穀徧渥其膏莫或知其所由精之所通使然也周易有之在豫之坤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公之謂與雖公之在今日由前志也且以上自天子下及元元之民壹一意委心託命艱艱於公若此而公安能愬然而已乎公之澤將益大被於我我其可無恤眾皆曰子之言然眾以詩祖公請即以子言為之序

贈黎純齋序 戊辰

萬有不齊之物千百世之變百官億兆人之所有事積
算之所不能窮而壹以氣為盛衰春兩時至百植冒土
怒出不幾日而紛綸乎四郊塵埃游絲飛鳥之羽翮乘
之以遊虛空四無所著而上至於無極蠖飛蟻動跂行
噲息之屬得氣則長失氣則僵邦家之興氣至而昌氣
單而亡夫氣之為物也致精而其力也致強其極也動
日星感鬼神靡金石旁薄際乎上下窮天下莫之御亢
其在於人則鬱之為忠孝奮之為事業而炳之為文章
一氣之所為而已人之生也蕭然而無氣是生猶死也

土禺而能強行者耳 國家自道光中葉以來用事者
專務剗削刮磨天下之氣殆於漸盡而海內之亂起伏
莽之凶醜毆羣不逞之徒徧毒區寓破大小城邑以數
百計而莫之制其後一二鉅人奮臂蹕起剛毅強力勁
正之士姦發而應之乃始克扶網維推凶馘數年之間
巨寇以次稍稍龕定而其氣復少衰矣烏乎天下之隱
憂方伏於胃腹肘腋之間長此靡靡往而無所窮吾未
知其有能為生人之所恃舉此而勝之者也往者相國
曾公以書告裕釗稱能為文章者三人焉其一為遵義
黎純齋及今歲裕釗來江甯乃得見純齋使府讀其所

久

為文信乎相國之言豈欺余哉然余獨偉純齋有高世
之志而其氣足以副之固非獨以文而已雖其文乃益
與其志氣稱余交天下士罕有若純齋者也雖然嘗試
與純齋觀乎兩間彼氣處乎其中所以能役萬有而勝
之者果何自而致然與其必有主乎是者矣雖其在人
也豈獨無所依而立與且夫裕乎其中與其激於外者
終其氣之盈與竭必可坐而判也實求乎吾氣之所由
充馴至而漸之以久累積乎銖杪而繼乃橫塞乎天地
夫如是而後吾之所必至也莫之禦嗟乎純齋其能無
益勉乎是哉

懷圖

題毘陵趙氏畊讀傳家圖 戊辰

同治七年秋裕釗以送湘鄉相國之直隸總督任來江甯承亂後殘剩一無有聞欲求故家文物先賢遺迹益渺焉無復存者矣俛仰今昔從友人述時事多可怖者一日陽湖趙惠甫司馬以其先世所謂畊讀傳家圖者視余余觀之則深慨慕若不可為懷也圖為司馬伯高祖副使君所傳其前紀自恭毅公以上至西溪府君耕稼讀書醕德善行為圖五次圖恭毅平苗事次末則所圖恭毅長嗣侍讀君也當 聖祖仁皇帝覆燹薄海內外於時臣主一德倚付得人皆得展其力用銷患

折難應時有功海內用以無事至於乾隆之世天下晏
然百姓富樂壽考而名臣之子孫得以雍容翰墨追述
前光敦龐純固文采功烈之美照耀於來葉豈非 國
家極盛之時事乃有若是哉烏乎邈矣

題完白山人石交圖 戊辰

同治戊辰秋裕釗晤懷甯鄧君守之江甯鄧君出視裕
釗石交圖圖中為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
生相與集於寄圃者湘鄉相國取兩先生字名之遺芬
高致恍若可接所謂寄圃故居江甯城北偏也東南經
亂後所在焚弃殫盡自裕釗來江甯訪求往迹蕩然無
一樹石之遺披斯圖覩兩先生之倘羊於彼者恍焉乃
若黃虞上世人鄧君年今七十餘老矣而裕釗乃遇於
於此因得見往昔盛時前輩風流之懿抑猶足幸者邪
深夜寒雨時時秉燭譚舊事可喟也

贈吳清卿庶常序 己巳庚午

人才之貴於天下無古今一也雖然才應世而世需之其間則亦有辨焉運會之所趨氣機之所啟魁桀雋異之士雲興彘合肩臂相摩於前而趾相躡於後雖有盤錯鉅艱而才皆足以周其用若是者常樂才之盛而忘其難朝野祉福而樂康薄海內外晏然而無事中庸之士平進富貴守成法襲故迹皆足以施於世若是者雖乏才而猶未以為憂若夫時數之阨屯艱之會寇訐於內敵伺於外民窮而俗敝兵疲而財匱闖冗鬼瑣之徒紛綸襍番浩若蕭艾之被乎野間稍能自異又窘跼懦

遊

緩不適於時用中外之安危生民之植若僵汎汎乎若木之漂於中流四顧而不知所屆其如是人才之足貴乃倍蓰什伯於向所稱二者之時雖疲行者之資車病涉者之資舟寒者之於裘褐餓者之於饗鬻不足以喻之矣夫自古禍難之興其需才也尤至而人才之寡乏每獨甚於此時幸有其人又或有所抑沮牽繫而不獲底於成能成矣而世或不能盡其用需之如彼其亟也其成而為世用也又如此其難則其可為慕望而愛惜何如哉吳中吳庶常清卿懿才而遠志服儒者之學而不忘當世之務凡今日之利病民疢之疾若無所不究

其意裕釗以同治戊辰冬識之於江甯明年春復相從游處於吳門者十有餘日及今茲來武昌行從合肥李相國西入秦蓋將益練習於時務以蓄其才而非有時俗人之見也且行索裕釗一言為贈裕釗廢於時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極當方今之難退自伏於山澤之間然區區之隱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其耳之所聞目之所接愴焉感於其心今見庶常則欣忭愛慕而不知所以置其情其樂詢其請而為之言也豈有愛乎於是極道其然而書以^諭之雖然尤望庶常之終底於成而為世用以副望君者之志也

鄂攬

送合肥李相國督師秦中序 己巳庚午

同治七年合肥相國李公既定河北承 命以湖廣

總督還鎮武昌明年冬復 詔公督師滇黔未及行

而陝西事方棘乃又 詔公援陝西議者以陝西自

昔王者所都山河四塞於古為重地故 朝廷以公往

裕釗以謂不然夫古今世變與於時推移形勢亦因之殊

異自 國都朝燕京威德覃於海外由京師以東起碣石

循海而南踔禹貢青徐二州之域包吳廣陵至閩浙右

轉薄廣州遐方殊鄰舟航輻湊浮海沂江琛賫達於江

漢 天子命公建節鄂中據上游以臨制東南攬江

海握樞要之勢也

廟筭之所圖遠矣若夫秦隴滇

黔介居鹵陸領阨之間於方今形勢猶為次之然

空格

朝廷以公往非重其地獨任公治之也善為國者靖內
以及外削平寇亂用兵之道先其易者而後治其難今
秦隴滇黔之寇非有不可量之志深固久遠之謀直撫
御失宜以至斯耳夫以公文武之資帥素練之眾以治
羣賊譬猶鼓炎火以藝焦革也一舉而燄燔燼滅無餘
蓄矣二陞既定迴旆東指返於舊鎮脩舉政治以備不
虞淵居密運以銷折未萌之患薄海之地萬里之遙專
坐而制之凶狡窺覲之徒卻顧而不敢動寂處而雷應

隱几而清天下斯迺

朝廷所以始終任公之意也裕

劉用敢推論其事以祖公行且卜公來返之有日云

答吳至甫書 庚午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
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生太守復遞到
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感先期歸里一昔始來
鄂城息息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
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
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
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
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
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

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混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

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閒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閒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為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劉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甯閒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

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釗比所
過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
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
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為涓埃之裨惟亮登不宣

黃孺人墓誌銘 辛未

孺人大治黃氏廩貢生歷署荊州棗陽松滋學官諱顯
訓之孫女而舉人諱宣之長女也生五歲而喪其母育
於大母越四年大母亦卒祖若父傷其無母也體又羸
而益又甚惠以婉以是尤加憐焉年十九歸裕釗事吾
父母不敢以云盡孝然世之為婦者視舅姑恆不若其
父母而孺人之於吾父母其自視乃若人子然蚤夜依
依致養苟可以適吾父母而力能為之者未嘗不勸為
之也處內外族嫻不敢以云盡道然篤有恩意而無敢
愆於禮既其沒而長幼卑尊莫不慟惜之也迺至吾族

疎屬之人多有流涕者自其居父母家故生長富貴而從裕釗於貧約甚苦家事操井臼長育子女終歲不獲自暇逸生又多疾力疾而躬作勞亦憊矣而遽以死傷哉蓋孺人自其少時其家人常竊憂其不壽及歸裕釗時時亦獨自以死為畏間值疾病則謂裕釗曰吾得與君相守至老死雖苦猶甘之然此即不敢望幸長男沆兒授室使吾得見新婦更少寬數年徐乃死死不恨矣命之不競終已不獲少延以慊其僅所欲遂也悲夫且其卒也裕釗攜長子後沆方居省城中及歸而孺人已前卒二日矣聞孺人且卒念之為泣下此尤可隱者也孺

人之卒以同治九年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五有子二人其次曰後澹女子五人孫一人孝沐以光緒

月

葬於

縣

鄉

之

山

銘曰

昔君未沒我戲謂君我後汝死必善為文以不死汝汝勉為賢孰謂今日迺踐斯言握管悲來有賈如泉嗟我與汝已矣永萬古而訣離文縱不磨又安用之

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睥交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畱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 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劇以許鄭之學積

五六年所詣益遠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穀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翳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析正偽無銖寸差失所為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癯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賤愚智一接於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隲術業高下正論諛諧間作窮朝昏不勅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為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

嘗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顧以其年七月出都門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於皖越四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知君者也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於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人 詔徵十四人往君其

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
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
江淮吳越之交子惲旣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
彥勝流往往而聚迺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
同治七年余與子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
維揚登焦山道丹徒至吳門竝舟行者累月日日接邾
談語十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惲赴杭州明年復來
吳與子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
尉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惲苦足力乏坐寺中
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藤葛凌怪石陟絕頂以望太

湖旣下子惲迎余而笑相詫以為極一時之樂距今忽
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可復得而子惲則
且卒矣子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六十有
一生平所為書曰黔詩紀略三十三卷遵義府志四十
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邵亭詩鈔六卷
楞蘭譜注一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卷其編訂未竟
者尚有詩八卷邵亭文影山詞邵亭經說古刻鈔書畫
經眼錄宋元舊文書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
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
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

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
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
孫走萬里載其柩歸於貴州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
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
故相得也既踰月為之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葬於故邱無所不
慊矣其又何悲

祭曾文正文壬申

烏乎耿自嬴劉芒芒百代先岳之精銷鑠散壤挈往校
今百靡一逮姚姒子姒邈乎寧再孰謂並世啟選我公
謝犀冠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比隆維公楸學三
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涯導達漢宋藩決塗夷於天
地人靡不窺炳為文章遷雄諾唯維公經務洞鏡治
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大謀古籍而合
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為天下憂文
武鉅公麾纛旂旒峩冠大裾耆彥酋酋旁逮羣碎壹足
覆者若金競躍容於一治公益龕亂再造九區志誠饋

餽

贖

界
慟

餽雲龍杖扶手提萬眾推蕩句渠南掩楊越北極女水
西指昆侖東至於海六寓褰開天海清泚老涕孺嬉絕
蘇虺起凡公樹立橫被八垠紛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
若父嚴公若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贖莫眴其
津眾之所駭公之所哈公跂莫至夢皋想伊疊疊其邁
戰戰其危贊元消沴潛運密移天眷 聖清庶其予

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乎卓越
亶惟在斯徽烈之多迺公糠粃人之不諒云公逶迤吁
嗟近古疇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 九重震悼
萬姓兩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弃辱

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
色喜評榷古今往往移晷嘉我誨我我隴我砥翼我燾
我卑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
天下之痛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縻公乎有知其
稔予悲嗚乎哀哉尚饗

送黃蒙九序 壬申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為此與必為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於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孳孳以明農為言即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為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

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為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卹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輟轉怫悒侘焉若不可以終日一惟時之榮若悴為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為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遂沈溺不亦宜乎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覓征權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眾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畱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為難唯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為

隆汙已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慊者耶抑尚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且行索裕釗一言為贈裕釗為書此還以敬之

獲

誥授通議大夫 例晉資政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朱

公墓碑 壬申

公諱某字某號某姓朱氏當道光咸豐之際以文字取
科第仕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年五十有五以卒卒之七
年公長子琛成進士入翰林追悼遺澤慨然念先烈之
未章於是具輯公之行治將求當世之名能文章者推
闡而顯大之用報公以不朽而過以墓刻之詞屬裕釗
裕釗既不獲辭乃為之書曰公先世故家婺源宋建炎
中自婺源遷涇為涇人公既長應有司試其族人有占
籍江西之貴溪者往就試補學官弟子於是又為貴溪

人曾祖某國子監生祖某父某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
妣皆 贈夫人公自少以穎異稱從塾師學制舉文及
以聲律為詩賦出語輒能工及其後官京師同輩推公
所為稱之曰能道光丁酉選拔貢生癸卯舉於鄉甲辰
成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歸里尋丁父憂服闋
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授軍機章京累遷郎中監
察御史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常寺少卿轉貳大
理擢太常寺卿授通政使司通政使典試山東既入都
復 命署刑部右侍郎同治六年以省墓乞假歸秋
九月某日以疾卒於家配葉夫人側室王孺人皆先公

卒王孺人生子三長即琛次某國子監生次某女子一
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公自在刑曹單心平讞
庶獄以清及為御史九卿尤以忠慤自效 文宗

即位疏請蠲諸行省積年逋賦又嘗因冬旱疏請恤刑
以消殄氣江西勦於兵奏 飭撫臣錄殉難士民入

告 予之旌卹其它陪補遺闕謹漸塞萌密疏屢陳
不聞於外朝者其事尤眾有子能蒸蒸致孝以謂公所
言於 上者當世不能盡知懼遂泯沒沈埋而欲得
能傳載公者之一言以為信裕釗惟古之君子忠誠鬱
積貫澈幽顯雖奄闕於一時而卒大禩於後世彼自有

不可泯滅者存於厥志耳固非區區文字所能為其銖
兩輕重然以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忍其親而思有以推
大之其意不可以不答也迺為之銘以歸之銘曰
士之不過其十而九遇而無述又維厥詒究言其極自
我而已我之不能雖顯胡裨我之無忝雖晦胡恥猗嗟
我公其又奚云仕躋於朝忠勉於君矧公有後克
承公施再世詞垣有鳳在池抑抑令儀泚泚孝思刻辭
貞石以塞其悲

吳母孫夫人墓誌銘 癸酉

沅陵吳君有賢配曰夫人孫氏處士諱某之女年二十
歸吳君時吳君甫十四歲先是吳君母氏鄧太夫人故
多疾考 贈資政公憂其不壽又不欲娶後妻懼異日
亂越我家故為吳君擇婦必得年長者及夫人來歸二
日而鄧太夫人卒資政公遂以一家事付之夫人則兼
綜內政罔有遺失晝潔酒漿宵治麻枲田奴織婢率作
有程門庭具飭井區蠲絜雞蔬蕃芋碩大室以大
和祇奉資政公養生喪死終始之義無違撫小姑自髻
鬢至於笄至於嫁恩意篤備姑忘其勞以是吳君得一

意自力於學取科第為世聞人始以內閣中書官京師
其後出治戎事累官福建臺灣道宦游數十年奔走動
萬里夫人攜諸子居里閭之日為多其綜理百度一如
其朔中值寇亂顛躓艱苦劬瘁萬端馴致疾病然猶日
問家事不以自暇逸天命不延以同治十一年冬十二
月丙辰卒於某所春秋五十有五初封恭人晉封夫人
子某縣學生分部行走郎中女一適湖南候補縣丞李
某孫男女四人某某卒之明年冬十二月壬辰葬於宅
後校場坪之原吳君命子某撰述遺徽銘刻石屬有
感乎余心辭不盡於嘉歎銘曰

嗚呼倫紀之際難矣後母之變雖古之賢哲猶有勤心
乎此吁資政公殆云蚤見亦有夫人乃遂克踐嗟乎使
天下之家咸有子婦若是雖失慈母寧有瘠子緒觸感
予悼曷云已嗚呼夫人賢遠矣

書魏其武安傳後 蔡酉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為援而其後溝禍乃徒以灌夫故
不然魏其即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
為義烈之行自喜矣即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況魏其以
為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
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盡則貿然惟利勢之知
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
惟有正己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運於其
閒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選以搏一日之勝
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

為。烟。戒。者。也。嗟。乎。負。才。尚。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
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策。史。以。來。所。記。畸。行。烈。士。
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
而。齷。齷。者。以。卑。瑣。庸。陋。之。材。侈。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
否。而。一。切。以。勢。轡。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
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

吳徵君墓誌銘 癸酉

徵君姓吳氏諱元甲字育泉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為桐
城人六世祖諱爾昌直名季流寇之難用諸生唱義危
身以扞鄉里七姓祀之高祖諱大陞歲貢生曾祖諱泌
國子監生祖諱太和候選府經歷考諱廷森自高祖以
下四世皆以篤學醞行至今為人稱說自祖以下至君
三世皆以君子貴累 封通奉大夫君生九歲能操筆
為古文作中正論三篇長老驚嘆既長為六皖名諸生
曾文正公嘗嘉其文學客而館之而尤重其為人蓋君
有至行約其身以致孝於其親居外則服劬瘁以致甘

旨入門則鞠窮獲粟蚤夜侍側無敢以跣步違命之退
然後退居父喪終日麻衣坐藁屨中俯首垂涕泣無一
語家人恐憂淪復而進之拒不飲已而給曰茶也飲之
蓋昏瞽不復能辨識其至性如此推所以仁其親者以
及其昆弟以至於族姪至於親疏遠邇豐約愉戚得喪
必以人先而已後之苟利於物不敢以私其有苟嫌於
心不敢問瘁其身處於家也溝諸昆弟謀析產君則大
戚臥數日不起既乃悉推田宅以與兄弟兄弟田宅再
喪再贖而歸之既力不能贖則皆召之同爨昆弟沒而
諸子暨孤甥皆長育於君諸子孤甥視君猶父也乃旁

遠其鄉里亦莫不同心而仰君若其親戚邑有大計大
疑必推君主其事無不辦治者咸豐初元 詔舉孝

廉方正眾以君應

詔君固辭卒以公論強之自道

光之季連歲大水及咸豐中粵賊躡縣境飢餓之餘米
粟騰躍人無所得食君家故貧窶也以其勤力所得市
米穀盡散之鄉人而妻子至采菜茹拾糲橡為食又嘗
斂數千金饋軍家人乏食遮道告之不顧又益紳合義
勇以與賊抗所捍百數十里其在軍席地而寢市餅為
食不虛糜鄉里一錢不顧問家事大軍既克安慶當事
叙籌餉之勞君謝曰吾邑人股膏血剝肌髓以急 國

難而吾乃以為利耶眾聞莫不多君益推以為仁人長
德自孔門之教必孳孳於為仁而要其歸則以孝弟為
之本故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此以達
彼緣本而之末其道固然也自為仁之義之不明而本
與末不相貫備士或侈言施濟以譁眾取榮而所厚者
薄或內行勅備而無所裨助於世又其甚者竊自矜於
儒者之學而自門以內父子兄弟之間曾不可以告於
人銖金尺帛鉤析計量而視人之苦樂乃頑然不以為

忻戚稱仁講義洋洋盈耳而覲焉自以為鄒魯濂洛之
徒此孔子所謂穿窬之盜者耳烏乎使其本心未盡失
者聞徵君之風其能無少媿於其中歟君以同治十二
年某月日卒於深州官舍春秋六十有四配同邑馬氏
嘉慶庚辰進士四川閬中縣知縣諱維璜之女封淑人
子四人汝經桐城縣學生山東候補縣丞汝綸咸豐乙
丑進士深州知州汝繩汝純並國子監生女一人已嫁
而卒孫二人奎駒汝綸有學問文章其居官明達治體
故善於裕釗而裕釗所畏焉者也以書來告曰將以某
年月日葬先府君於某所敢請銘銘曰

銘詞脫寫補寫
懿

烏乎徵君之義博於其家暨於其鄉靡有疵瑕惟其不顯施止於此以其所有推及四海
澤之所被其曷有已嗟時之人惟己之私貪冒險誠彼獨何為銘此懿行為世表儀

誥授中憲大夫即選道江蘇候補知府黃君墓誌銘

癸酉

君諱克家字蒙九姓黃氏湖北隨州人曾祖某議叙從
九品祖某國子監生考某州學增生世以仁孝稱於鄉
里祖考皆以君貴累贈通奉大夫妣皆封夫人君
年少志美未冠以廩膳生入都所治術業以摯當世有
司取科第者皆精善出於儕輩又益嫻於時俗之務用
智能自禠見都下達官長者人人爭欲識君中道光丙
午順天舉人歷官覺羅官學漢教習內閣中書先後往
來京師二十餘年名聞益廣同治三年援例捐知府發
江蘇候補當是時今合肥相國李公權兩江總督故與

君舊知其才至則檄筦海門釐捐扶剔宿弊歲入加於常時又權海州海州故悍強號難治君能用嚴察凶奸芒州境以清又州自經亂為瘠區往者以虧累為戚而君獨不憂空無由是一時咸稱其能謂君且當蒙遷調顧君意有所不得遂弃官以歸歸之明年以官海州時有獄既成讞詳請大吏入奏得空一格連字不提行

旨改流事決矣而得罪者以訴於上於是當事乃復檄君至江甯覆訊畱數月未得報先是君配鄧恭人以其年五月卒家尋毀於火君以獄久畱不決居江甯鬱鬱不得志遂遘疾甫三日卒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也

是時君館於裕釗裕釗與君同年生也於是告之同人相助為棺斂明年正月君子承蕃承翰奉君喪歸於隨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始君徒步走京師年力富盛既以才技稱於世益徧識當代名公貴人自必當坐致通顯顧久不獲遂年長矣乃始以入貴宦為外官踰數年卒未顯歸將以少息也而又訖輟轉官事以容死嗟乎進退顯晦愉戚窮通得喪之際豈夫人之能自為者哉世之人或竭其耳目心思才力苦營度於得失利害以求一當者其亦可以已夫君之卒年五十有二承蕃其長子也中書科中書承翰次子候選郎中季子承璧候

選州同女一已嫁而卒孫二人某某銘曰
謂天處高芒其奚為胡抗倭隊胡縱倭羈胡豐倭悴而
險倭夷舛迕萬端疇識其倪豈伊自今千禩於茲君亮
寤此尚其無悲

與黎純齋書 甲戌

前在金陵相從譚菽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
月餘日矣寒臆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
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者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
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據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
號稱為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
曾文正既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
顧擘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
問為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
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夙絕而程

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成則亦有天焉幾既至而幾於成矣而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徹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冥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僂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

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螻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者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祿祿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者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建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詭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睨乎塵壚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

羸失而為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
其勾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
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誥封一品夫人歐陽夫人墓碑銘

有序

甲戌

今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李公之配曰夫人歐陽氏開縣
處士諱某之女年十七歸李公歸十四年而李公成進
士為縣令安徽又十九年而李公累官至江甯布政使
司布政使越明年而夫人自江甯歸蜀歸三年年五十
卒於家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十年十二月十
八日葬於開縣南幾里之迎仙山又三年而李公始總
督兩江於是長子本廉既早卒矣其次子本方來江甯
侍李公官舍鬱積孝思泣然悼懼徽音之沈湮於是致
父之命述母之德來諭裕釗徵為銘刻之辭以表於其

阡裕劉雖不文然自少慕效為銘章故樂導揚當世之
懿行微烈以風起頑懦鄙薄之倫而又於李公宿有知
已之舊其敢以辭於是為序而銘之序曰夫人以孝事
其舅姑而以勤勞佐其夫子居恆常曰潔滌滌時燠寒
婦職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子道也左右就養我自任
之夫子無以為慮由是李公得一意搏精於學取科第
為世名德鉅人而舅姑賴婦之賢晨夕故無所不得其
意先是姑楊太夫人患乳癰衣裾床簣霑漬垢污婢媪
或畏惡不欲近夫人則躬調護在視取衣衾自浣濯者
日三以為常歷數年無一日懈洵楊太夫人弃養既其

後 贈光祿公繼卒李公先後以應鄉舉及赴禮部試
在遠仲氏叔氏並幼弱其視含斂飭棺具竭誠盡禮無
毫髮闕遺繫夫人之力自所為以婦道自盡而致孝於
舅姑與相其夫而以妻道代終者一皆汁乎義之所歸
故匪獨其性行淑也彼其智識明而達理道有出於人
者矣蓋裕劉又聞本方所述夫人它諸事益以寤其然
也本方曰家君為太平縣也時粵賊自楚東下先妣攜
諸子取道江右踰湘中以歸途次還寇警僕隸皇駭先
妣曰死生命也且我家宜不得罹此弟行毋恐兼程趨
歸卒以無事家君既貴而先妣被服食飲一如寒素居

家中雞豚孳乳一一察視之家君聞遺之書勅無與小
民爭利先妣顧本方笑曰汝父乃失吾指吾恐自暇逸
為殃咎特假是為習勤計且以視諸婦令無失吾家舊
耳豈以為利哉烏乎觀夫人之言何其明識者歟抑裕
釗以謂達於理道者不其信歟本方益迷夫人教諸子
有法度過宗族外嫻有恩居平賑貧調乏無吝容諸媿
德甚眾裕釗曰是固然無足疑耳蓋凡人之為行未有
識不足而能善其所為者也且余嘗觀世之士大夫挾
冊唵誦道先聖之言而往往昧於識者眾矣若夫人者
不可以風世之士君子而使有餘愧者哉夫人生子二

人即本廉本方女四人長適浙江候補知縣蕭德樹早
卒次適從九品鄒昌烈次適候選知縣沈啟灃次適宋
家聲側室洪宜人生子二人本廉本侗女二人一字同
邑張氏一未字裕釗以謂夫人受封於朝為一品
夫人其賢行又卓卓如是是宜銘銘曰

地道含章厥惟有終陰順承陽邦家之隆自昔賢哲罔
非賢儷相翼相賓其君之袂焯彼李公維國之楨敬歷
卅載永有令名公勤於外內則夫人龜圭夕滌嚴其二
親井區門庭咸秩無壞公罔內顧德胡不邁猗嗟夫人
不盈不傾媿媿其恭皦皦其明施於厥後皇皇菁菁凡

百君子視此刻銘

題羅少却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續冊子 乙亥

光緒元年冬十月裕釗自江南返里門晤少村都轉武昌省垣都轉出此冊見示裕釗盥讀既卒竊以為自古名臣大賢遺墨流傳後世得之者莫不葆而惜之況其身所親炙並與有嚴事之義書問往還情語肫至其為可寶貴宜何如邪裕釗以同治戊午始晤都轉於青山曾文正舟中都轉年甫及冠意氣偉然而時粵賊方躡擾東南曾文正胡文忠及今侍郎彭公治兵於吳楚之交義聲竦動天下今忽忽且二十年曾文正胡文忠暨卷中張莊諸公皆先後薨逝獨侍郎彭公幸尚無恙

都轉亦年幾彊仕而裕釗則且頽然老矣大難既夷方
內歸寧而裕釗與都轉相與追述往舊乃若隆時盛事
邈乎其不可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輒以是撫卷太息
相對參^歎歎而不能已也

誥投資政大夫廣西巡撫方公家傳 丙子

公姓方氏諱顯字周謨號敬齋湖南巴陵人方氏自元
明以來世有名賢公曾祖某祖某父某比三世不仕父
祖以公貴 贈如其官公少孤母許太夫人督之學嚴
至既長以歲貢生任湘鄉縣學教諭稍遷廣西恭城縣
知縣公為人英達沈毅自少讀書慨然有志於經世之
學而好古兵法雍正四年 詔諸行省舉賢能之吏
大吏知其才薦擢貴州鎮遠府知府當是時鄂文端公
總督雲貴始建議開苗疆改土官歸流雲南東川烏蒙
鎮雄諸土府既皆內屬然貴州苗自若其故所謂貴州

苗者其南曰古州曰八寨其西南曰丹江其東北曰九股清水江九股清水江際鎮遠而丹江際凱里八寨際都勻古州際黎平參錯萬山之中阻險而羣居地方三千里眾數千萬於是黎平知府張廣泗建請開貴州苗鄂文端公善其策未即許而獨檄公至雲南問狀公對以為貴州生苗獷悍者居泰半無所統黔楚粵行旅之往來皆阻苗疆迂道而後達苗又益時出剽掠為商旅患中國奸民觸法捕之急則逃入苗中無敢問者吏民咸以為苦其內則弱肉強食相噬齧雖彼民亦自苦之誠及今宜為計諸苗區固峻險然泉甘而土沃有丹砂

水銀木棉材木竹箭金鐵之饒清水江西通黃平平越東走湖南廣西今誠以威德撫而有之漢苗良楛之民攝然壹安其所舟楫達於四遠財賈流行華夷富樂國家大安此百世之利也鄂文端公曰是則然然子度開苗難易若何曰無難易惟其人而已又問剿與撫宜孰施曰二者宜並施之第撫先而剿後既剿則尋撫之耳因條上平苗便宜十六事文端公深韙之於是始奏開貴州苗改流如雲南矣文端公檄張廣泗招撫古州丹江八寨諸苗而九股清水江諸苗以屬公是歲雍正五年也明年公以三月至梁上四月至揆磨者磨八月

至柏枝坪披心腹布德威順風首塗苗民悅喜訖十二月而九股及清水江南北九十有二寨一皆撫定先是施秉有劫盜匿台拱在農二寨副將張禹謨捕不得至是禹謨率師次柏枝坪二寨既就撫矣禹謨追其舊惡謀因兵威屠之二寨懼奔寨逃林谷將為變公聞之曰如此苗人人自危矣大局且以壞持不可遂獨馳一騎抵二寨寨皆空無人公則宿寨中犂旦張蓋出令從者一人前導繞林谷疾呼曰鎮遠府來活汝即今汝疾出苗民爭出擁馬首驚問公曰無恐速歸寨汝曹就撫即良民天子必不殺良民苗拜且泣曰公活我活我

公乃坐石上相與語如平生歡并詢所疾苦苗又益喜且拜曰公仁人也遂相率歸寨公益宿台拱寨中者三日而諭以縛獻施秉盜無不聽命者明年二月反號董教柳受柳利諸寨復相繼就撫又討平公鷲寨之為亂者諸苗以次稍稍定鄂文端公乃始奏請置貴東道控苗疆以公補其處仍畱守清江水而張廣泗亦平古州八寨大小丹江又與公同平九股以功至貴州廵撫頃之雖呼黨諸寨畔復往擊明年平之九股清水江諸苗悉平矣鄂文端公以古州苗畔檄與君偕者古州鎮總兵蘇大有往而命公總統清江軍務文武官吏一聽節制

巡
下仿此

於是申軍令誓將士毋掠毋淫毋侵欺善良毋踐果穀苗民以忿爭來愬為處其曲直皆悅服以去乃益築城郭建官廨治礮臺營房苗民競來助役勞以酒食益驩欣鼓舞趨事逮九年三月而諸工役竣公出循清水江巡視塘汎黔楚商船千帆箕張雲翔上下苗民攜老扶幼聚江干臨望或稽首馬前以果蔬菜茹獻者緡屬於道不絕觀者動色相說以為曠古以來所未有也公至誠遇物不為藩蔽故所至人人信歸其在兵忠勇激發而志守堅決臨利害不可奪敏於事機所策慮輒當成敗公驚之變率諸寨圍我師於柳羅張禹謨欲走公不

可既巡撫張廣泗來解柳羅之圍議以為公驚首亂宜置諸黨專攻之公謂不若先散諸黨從其策而公驚果以孤立敗將擊公驚霖雨江盛漲欲渡無所得舟公夜選銳卒善游者數十人乘大霧往奪苗舟十餘以濟進擊連破遂平之討鷄呼黨也以計招誘苗酋計包辛等八人至則并斬之以徇而鷄呼黨以破逮其後台拱之變事尤危則尤賴公力台拱者最苗中抗要地也苗平初議增置一營為防禦當是時鄂文端公既以入覲畱京師拜大學士矣高文良公其倬來代文端任而公亦晉貴州按察使明年張廣泗復調甯遠副將軍去

備備

巡撫元展成來權貴州而苗方新集遽建城於台拱九股苗故習劫奪久弗便也其年秋羊翁烏羅桃賴諸寨倡為變九股諸苗寨皆附焉公方以增兵建城畱台拱未行九月七日未明賊大至公先詢得狀與總兵趙文英嚴為備賊至擊走之進破羊翁寨越數日賊復夜至公以兵寡令人焚兩炷香手之為若火繩狀者以疑賊走之於是賊乃踞排略以困我師排略者台拱之咽喉軍及饋運所由也是時台拱官軍僅二千五百人苗眾且數萬抗險而守援兵再至再失利自賊始攻或欲弃台拱走公拒之及圍久糧糧皆盡迫冬寒益凍餒眾洶

洶不自保會得制府檄令退師就糧下秉文武集帳中密議莫能決公忿發言曰黔苗全局安危擊台拱一舉足盡動搖矣且即出台拱下秉能必至乎徒損國威失臣節奚益因拔所佩刀示諸公曰事急則某死此耳吾不能弃此走也已而軍中微有聞知其事者公乃召將士為具陳利害且激以忠義聞者莫不感動於是總兵霍昇方以兵趨援台拱未及至賊奪我後山樵路絕公夜出奇兵奪以還而賊益至事且急公鞭馬直前起賊或止公以文吏不可前公曰前亦死不前坐困亦死等死耳眾聞益殊死奮擊大敗賊軍乘勝遂拔烏孟井

底二寨取其米穀以餉飢軍亦會霍昇兵克大關躍入
台拱兵並出衷擊之賊大潰走凡堅守六十九日而台
拱之圍解於是諸軍大集進擊諸寨皆破殄最後提督
哈元生至攻蓮花坵悍苗大克之而九股苗復定當是
時微公抗台拱制其樞黔中幾且殆自鄂文端公既定
雲南繼開貴州苗疆發議於張廣泗而決策於公卒終
始其事出萬死以保全局崎嶇前後七年而事集乾隆
元年丁母憂去官服除遷四川布政使尋擢巡撫大小
金川雜谷諸土司相仇殺公遣人諭之諸土司懼公威
事壹解而議者欲遂乘此令改流如滇黔公具疏力陳

不可乃止始公既平貴州苗自為平苗紀略述其事因
論馭苗之宜無事毋激有事毋諱大事毋畏小事毋張
未幾而苗疆吏果以徵糧不善致羣苗怨畔濯征三載
然後克之及乾隆中葉討伐大小金川先後用兵八年
糜帑金七千萬窮極勞費而事乃定世以此推公之明
大體習邊事非人所能及也五年以楚粵邊苗不靖調
廣西巡撫逾時辨治六年謝病歸薨於里第公之調廣
西 上聞公疾 詔且畱四川毋行而公已就道
既至屢 降溫詔尉諭遣太醫視疾及薨 天子
震悼官其次子桂為知縣公內行肫摯服官所至有惠

政事多不具著初至鎮遠時有寺僧為神所怒謂賢太守至臥不起承事痛誅責之鎮遠人書之府志以為異台拱之圍樵采既絕軍中掘草木根以爨入四五尺所見黑土類煤投以火則皆藝眾咸拜曰天也二事人尤意稱之傳為神公子四人鶴中書科中書桂舉人官至浙江甯紹台道鰲安仁縣學教諭麟歲貢生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十三人曾元無慮數十人皆能取科第仕宦有聞於時光緒中徠孫湖北補用道任武昌知府曰大湜者以謂公事具載國史而世或不能盡知乃請為家傳藏之宗祏以詔後世子孫且以諭其鄉里於是為

論著公事之大者俾後之人有考焉

張裕釗曰有苗自唐虞之盛不能臣及我

世廟

任鄂文端舉生民以來之蠻區一變革之豈不偉哉方事之殷中外動色相駭羣疑交証今觀公及鄂文端所相與問答語然後知天下事無不可圖者所難惟得其人耳然予嘗睹世所謂賢者能者遭時之艱則一以不可為愁謝之仁仁兢兢補綴苟焉以偷一日之安顧不知其後之伊胡底也烏乎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吳母馬太淑人祔葬誌 丙子

往者桐城吳育泉徵君之卒裕釗既為之銘以鏡諸貞石越光緒元年而徵君之配馬太淑人繼以七月某日年若干卒其次子汝綸復以書來曰先子銘幽之辭既幸得子文而吾母今又沒吾兄弟荐罹閔凶慘怛哀慕不知所出惟吾母之擊行宜不得沒者庶其有聞於後而且誼曰祔於先子之墓次敢復請志其藏以卒吾父母終始之賜其感且不朽裕釗則敬諾汝綸又曰吾母之來歸也資送千金自吾父推田宅與諸父皆吾母私錢所購買也而吾母無幾微嗟於其心者既吾父召諸

父同爨又長育諸從子及孤甥又以錢穀振內外宗黨之貧乏者疾病者婚喪不能舉者而吾母壹與之同吾族及里之人今皆能道之然其事吾大父母尤有至性吾父常終歲外出尤以是不憂其家自吾父少游京師大父每為書稱婦之賢以釋其子也自大父之世吾家食指眾費用恒不給閒值艱窶大父稍焉獨傍徨吾母輒先喻之立出服器脫簪珥以應其後吾母筐篋罄竭家亦瘠貧益蚤夜作苦而吾母故怡然不少怨悔晚歲嘗從容語吾兄弟曰吾少時治麥屑為饘雜水磨之日晨起盡五六升汝伯母故羸善病吾數代而休之吾脛

瘡潰血淋漓霑漬衣若朱繡也諸叔治田食麥吾與汝伯母飲水耳木棉花繁則吾娣妣之田擷之吾妊及月不少息及生兒墮地死矣然舅姑愛我我誠苦乃復樂之今舅姑亡矣思若此豈可得邪因悲哽不自止自大父之病而嗜食鱠既沒吾母聞賣鱠聲則泣而漁者為之遠迹其至性如此裕釗曰烏乎此可銘也已夫其心一篤於仁而不少私其利至於困阨而不怨自學道之君子難之而太淑人故若是哉或服儒服稱號士大夫顧乃競於財而忘其親者盍亦觀於此乎於是為論其事而繫之以詩至太淑人族世子姓則裕釗銘徵君墓

既具詳之已故不復著云其詩曰
相夫子嚴尊章躬窈窕以莊生同其德歿同藏有萃
新阡鬱高岡畢牢山川孕俊良千齡萬代無毀傷

答李佛笙太守書 丙子

价至奉讀手書為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
喜且說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
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繫長度短
固亦未為失裕劉豈敢任此顧足下之文乃益進於古
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
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
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
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
然即為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

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曷時讀論語獨深有
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
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芒乎紛
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
弃其脩行立名所得自為之事奔^者騁欲一切以徼非望
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為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既
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搏精於此
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
就時獨以為懼近者撰得廣西巡撫方公家傳一篇乃
忽妄得意自以學史遷甚近似之且私計 國朝為古

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
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
寄足下為我一決其然否其然邪是吾益也用竊自意
也不然邪却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
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弃百為以從
事於斯且使裕釗駭彈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為
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
意一傾吐耳

與張煦堂大令書

丙子

前數日聞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為之惋愕無已不謂足
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
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因阮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
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噎氣僚侪
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鬼瑣之醜類乘機冒進
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間域制限於
是乃蠲奔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得之
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
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

夷

豈獨無其人邪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安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瞶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邪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閭之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

手聞耳亦莫知其為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息息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為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退學軒同懷遺彙序

丙子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脩季曰任之景
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躬躬自祇慎益
發憤讀古書為詩歌往往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
既重悼慟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予且屬為之序
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
死矣而予乃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
能勵名行用鈎繩矩矱自約較並蚤夜治術業以不墜
遺緒此可為嘉尚者已又能慕古作者刻意為文辭思
與之追逐而不屑自儕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

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
編遺墨撮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瘡益以為可愛
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邑
太息而不能已矧其為父子之親者尚可言邪尚可言
邪夫叔起誠傷悼無所為計而欲得子之一言以不死
其子也於是為序而歸之以塞其悲光緒二年夏五月
武昌張裕釗

書外戚世家後 丙子

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脩成君衛皇后尹邢
鉤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少孫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
之舊蓋如鉤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
人之所為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
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尚已二語及後迎立代
王數語皆褚少孫為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
及李夫卒云云亦少孫妄羸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篇
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閒時雜入褚少孫語乃甚
不類譬如以敗礫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且

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乃卑陋鄙淺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蓋肇於此然至於唐而士乃有崑出奮起於千載之後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盛衰上下世俗耳豪傑者奚謂然

荅黎尊齋書 丙子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藁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樞司馬氏而迹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目並呈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即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為定也相規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脩詞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末精粗表裏之

數無所不盡故焯為百代之宗其他或意注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為工故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惴慄懼灑焉若新寒之粟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為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誅於人者居其半焉羸誅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覩縷至此惟諒登不宣

書元后傳後 丙子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常也
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
權謀武力蹠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
吏為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
是以宮庭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
而呂氏之禍讎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樊制相尋
沿習為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戾趙綰王臧之
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
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

夷

壽
邈
亾
變

蕭
參

貌

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鳥獸行滂興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為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

戒重冢宰之職立官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為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高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為相國脩法令慎筦籥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漢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脩己正家之道

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
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
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
之不能用也

書越世家後丙子

蠡長子重棄千金以殺其弟嗇於財者於天下事豈有
不償者也甚則殃禍隨之且莊生之受千金固將終歸
之矣使蠡少子往非獨其子不死千金故自若也蠡之
所籌與其長子相去何如哉鄙瑣瑣吝刻之夫視此可
以反已雖然蠡之智若是而其子卒不免於死何也蠡
者以其險很而游刃於無為者也退處天下之後萬物
莫能與之角神者瞰之夫莊生者固亦與蠡同其術者
耳適相值而受其不祥非必冥冥中果有主持是者故
陰以敗之其氣諛與其機先有以來之也禍乃發於智

之所不及嗚呼句踐之彊也數傳而亡彼以其詐力豈
不萬魯衛也哉

壽

遊
下仿此

唐端甫墓誌銘

丙子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
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為之銘
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甯州人考諱鳳
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貴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
十四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
以宿學官海甯州學訓導憲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
濮^陽彝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既負
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秘笈
珍本乃益發憤鑽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儻校

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端甫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踰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埽地刻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志意蕭然與少年時^{迥異}真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噉亦時為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

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為衆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名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尚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賦詠以為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

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
 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
 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空三格國家自空三格聖祖天縱
 睿智右文稽古空三格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
 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吳越為尤最際會
 者或被祇空三格殊恩蒙祇空三格渥賚遺聞盛事為藝林
 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熾豐空三格天子命建三閣
 於杭鎮揚諸郡空三格頒四庫書度其中而江浙所至家
 尚藏書刊布珍冊流行海內絃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
 阮文達畢制府等尤意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

逮咸豐初兵起區寓寓廉涕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
 轉徙典籍焚燬斬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
 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
 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
 之而不可強者邪余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并有感於今
 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固時與
 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為悼痛也
 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即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
 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為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
 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悌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丙子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
貴州遵義為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
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疾無
人理嘗取毒蠶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
獲救蘇贈君既以不容常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
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
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刃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舉
繩確首挽踏之刻宵盡米三畚乃罷日食恒不飽泣諸
鄰鄰惻然飯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

贈君^{字上}空一格_{正仿此}

繩

粟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質木彊老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邀恬無怨言鄒宜人既歸而憊益甚所居室榻連於囊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錮疾尤苦搯作君常分任勞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羞膳又以其間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恒挾一冊就薪火或置鄰間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間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菓脯飲饌之屬米溢^鹽凌雜條次無遺如是者歷三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訖祖考卒殫力營葬鬢髮為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

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違人人歎息稱願以謂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既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絕痛父母遭值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既卒歲時走灌縣終日繞墓彷徨夜則卧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惻感行路又以兩弟遨放不返止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為大戚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迹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愚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已子其後鄒宜人瘡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為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喻乃

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婁婁道往
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泣然如
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徹志亦益恫
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
身而處之壹無不盡自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
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
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
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
十一月辛未春秋六十有九卒道光辛巳十二月甲申
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目數行下貧無所

危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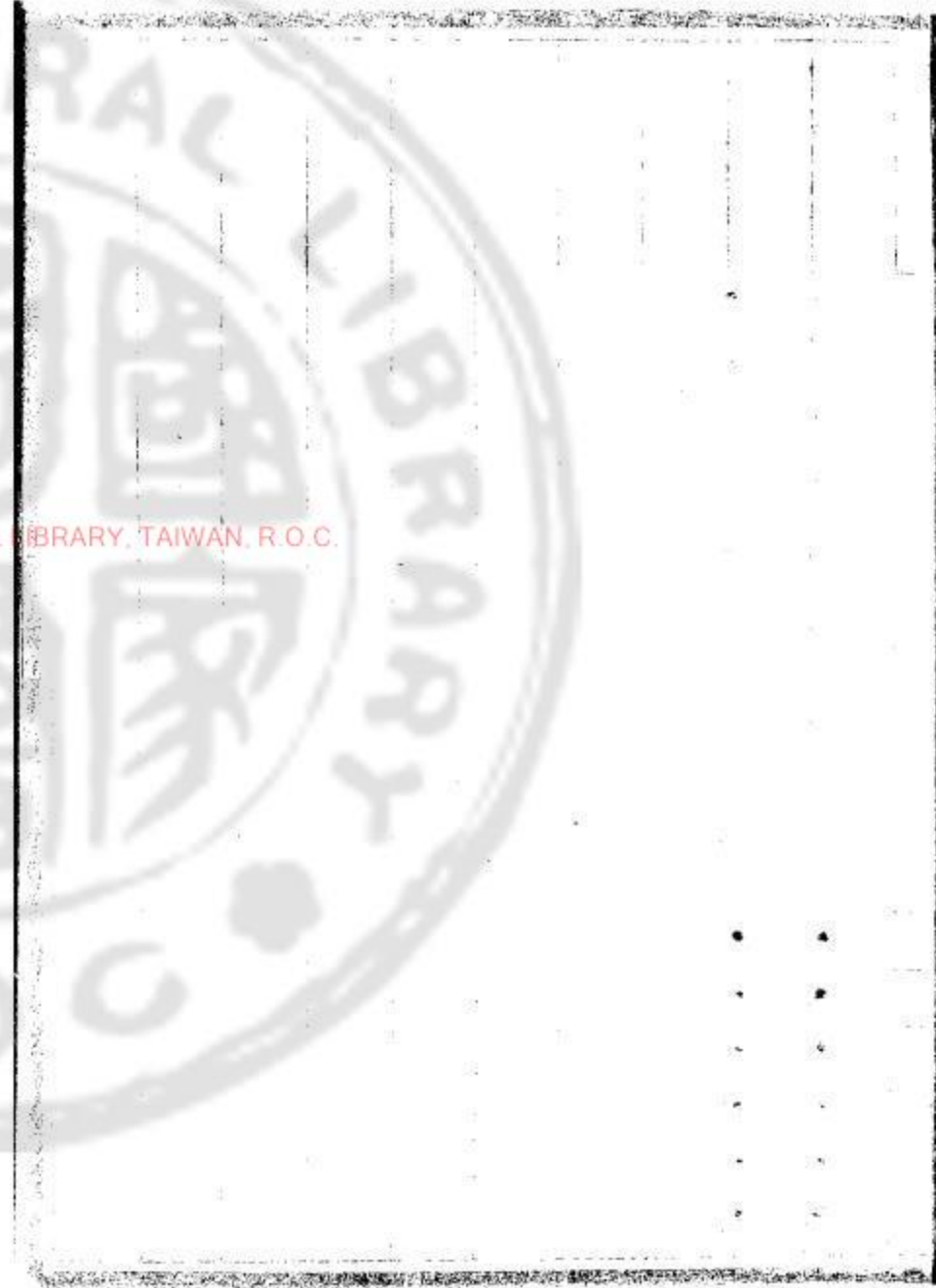
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致精制舉之文上
逼國初諸老為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為模楷歸田後
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
居惠澤周於閭里尤熹急難從凡某以事罹法君往救
出之道墜崖幾死友人危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迨夜困
極遂宿亂冢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為世或以此稱君
然於君抑末已君所為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鋤經
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
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乙酉舉人貴陽府開
州訓導皆有潛德邃學女子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

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
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昊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
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 賞戴花翎兆普翰林
院待詔銜庶燾咸豐辛亥舉人庶蕃壬子舉人兩淮候
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 朝特予知縣分發江
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曾
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
由君之為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
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待庶昌故與裕釗友

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泯
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醇懿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
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於阡訊於永永無極
之世武昌張裕釗表并書

遊狼山記 丙子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蕤齊筦權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
 蕤齊遊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栢數百株倚山
 為寺寺錯樹間最上為支雲塔危踞山巔萬景畢納迤
 下若萃景樓及准提福慧諸庵亦絕幽夔所至僧舍房
 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
 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
 中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蠅滅沒隱見余與蕤齊
 顧而樂之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
 吳楚行萬里至是灑漭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



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傑。志。之。所。俾。睨。而。壽。也。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歎。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蕤。齊。幸。值。茲。世。寇。亂。殄。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秋。外。以。恬。熙。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為。余。又。益。葉。枯。朽。鈍。為。時。屏。弃。獨。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徇。徕。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扶。書。冊。右。持。酒。杯。歡。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助。若。陸。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為。之。記。

游虞山記

十八日與黎純齊游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一日買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惠甫適解官歸居於常熟遂偕往遊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迤西綿二十里四面皆廣野山亘其中其最勝為拂水巖巨石高數十尺層積駢疊若累芝茵若重鉅盤為臺色蒼碧丹赭斑駁是耀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劍門驕孽屹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巖俯視平疇廣衍數萬頃澄湖奔溪縱橫蕩潏其間繡畫天地南望毘陵震澤連山青翠相屬殿高鏡雲雨氣日光參錯出諸峯上水陰上薄盪

摩闍開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煙渺靄圍繚光色純天
法皆窮睇神與極馳巖之麓為拂水山莊舊址錢牧齋
之所嘗居也嗟乎以茲邱之勝錢氏憫不能藏於此終馮
余與易州乃樂而不能去云巖阿為摩寺經亂秦半燬
矣出寺西行少折踰領而北雲海豁開杳若天外而狼
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一昔游其上也又西下為三
峯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想息臨望多古樹有羅漢松一株
剝脫拳秃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菓筍麩餉余兩人已
日是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破山寺者
也幽邃稱建詩語寺多木穉華由寺以往芳馥載塗返

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為辛峰亭日已夕山
徑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四日遂
放舟趣吳門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之瞭然
令人欲返棹復至焉

弊 夷

送李佛生序

丙子

佛生既罷官居於江南日讀書不輟尤癖篤好莊子為書後數百言稱其有合於聖人之道余謂莊子者負絕異之資垂於時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於聖人之道本之差不能一髮末乃大馳而絕遠至於流極而弊益不勝釋氏得其精以為空寂王何得其粗以為誕縱誕縱之弊蔑弃禮法蕩廢時務天下於是大亂空寂之弊去人倫無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為夷莊子疾時垢濁務洗洋激詭以譏切當世奔趨勢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於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賢智過之由莊

子而後高才偉異之士身不得其處而誤於所之者豈可勝道哉蓋嘗試論事功之途詩書文章之業與人世所謂勢位富厚君子未嘗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窮後之君子溺志富貴無論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樹則務取天下之業之可以為名者託焉期自章異於流俗而未嘗循於其本故方其志得氣盛力足以觀駭一世貴賤賢否之倫橫厲乎無雙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顧視身世邈不足以自樂反之內而瑒無可擬愛惡攻取又從撓之觀老莊浮屠之書一旦得其所為一死生齊得喪而眇万物者則大意之於是獨弃百

為解弛墮壞頽敗不可振救生猶是也而質則已也矣且學儒者之學服聖人之言於卒也乃以異端為歸何其悖歟夫彼未知聖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慄以為危蕩夷以為安不以榮喜非必於惡而逃之也不以悴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則措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無與也不得志則施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猶其在吾身也其衡諸道也不過而傳之久也無弊潰乎其至適確乎得其所歸以與夫老莊子浮屠之所稱孰為同乎大順而即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謂孰賢乎佛生將北遊索一言為贈余以佛生

才高而不得志思懼其過而流於是也為書此以詒之

張氏重修族譜序 丙子

吾張氏之譜肇脩於乾隆之乙酉再脩於道光之辛丑
迄今復三十有七載彌歷歲年支派裔衍光緒紀元之
春鳩族集議粵謀重脩規條備具以歲役事未及舉越
明年冬開局眾屬裕釗總其事裕釗自惟譎薄深懼弗
克堪任既不獲辭乃勉從吾族父老暨諸兄弟姓比
次纂輯務詳以慎凡幾閱月而粗有成書於是以授之
梓人又幾閱月梓成都幾十有幾卷裝之為幾十有幾
冊而族譜事竣竊惟譜牒之興自五帝有繫姓三代有
世本其在周官繫小史氏實掌實奠蓋以世愈遠則愈

獲

睽而人或忘其所自始是故為之譜牒以聯之使知其
悉出於一本相親和睦無失其愛而已宋眉山蘇氏有
言情見於親親見於服也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
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廢慶憂不弔
喜不廢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
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
於塗人此吾譜所以作也烏乎其言可謂深切篤摯者
歟近世閭里之間無問族姓大小蓋莫不有譜其意亦
以謂凡在吾譜者其初皆一人之身之所分也吾譜以
聯之而後使知其出於一也意豈不謂善者然親屬之

吾族人輒因事竣謹推本作譜之始原於敦睦族之
意而弁諸其首幸吾族之人篤念本支和協無間庶是
譜之脩為有惻隱之實而不徒文具其亦可以少塞愧
負於萬分一也已

陷

際一本之誼或往往凌競爭效其尤薄者乃益相詐相
陷且有甚於塗之人與曩者所以為譜之意何其戾也
則又何取於聯一族之人而譜之也由是而推之其亦
可以知所返矣吾張氏受姓考之傳記蓋出於少昊金
天氏之子好弓矢遂以張為氏而鄭夾祭氏又以謂出
於春秋晉大夫張老兩漢以降鉅德名賢踵書史策曹
裔散處海內所至皆是今皆莫從而考之莫從而親之
已然獨幸自吾^{宋空格}始遷祖伯九府君以來五伯有餘歲
為戶逾千為口且數千昭穆世次遞推遞演具在譜牒
又同族之人依阻湖山隱然不出數里之內聚族而羣

居門宇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誠吾族諸父昆弟至於孝
子順孫深念乎此者其相篤愛豈有既乎甯復忍忘其
始撥其本根有類於前之所譏者乎憶自道光辛丑續
脩之役不空先君子暨族父藹人先生實董其成其矜慎
之思悱惻之隱裕釗於時雖尚幼實嘗與聞之而與見
之距今數十年自先君子暨同時任事長老大半殂謝
無幾存者矣其在當時與裕釗為童幼行者今皆且皤
然老矣中更變亂萬事反覆而吾張氏猶得聚族於斯
釐定繫世以登諸譜牒蓋猶可為慶慶幸而裕釗不肖猥
承先君子之後復與於斯役深慙懼無以繼先志而益

祭楊慰農先生文 丁丑

烏子在昔我聞師及先子總角斷金至於沒齒維錯與
釗甫童而鬚倣從師游先子命我之實不材瓦礫樗薪
師一見之如塗獲珍加我於膝飫以聖文欲落其實日
糞其根寒遷暑貿五載之勤誰謂洎長駕駘不前錯途
多舛婁蹇而顛釗裁一駕稅乃終焉後送干戈萬塗涕
糜師宦鄭襄窮林傾碣錯釗敵网或羈或馳樊山嵒嶮
漾水渺瀰風飈雲霾望師千里中師假歸先子逝矣辱
師親弔室未遑入問所藏地往睇而泣誠結於中匪世
所及維師遇物其厚有倍尤於舊故終始不怠骨肉之

愛延於兩世立今追往一一可涕自先子沒怛焉靡恃
豈知今日師又逝只兢兢貌孤如籀斯委學既不進行
復不植百靡一成孤公盛德真此醪羞以志哀惻尚饗

以上都五十一篇

以上都九十六頁 實批七十四頁
空行四百廿七批廿二頁

又并五頁 實批廿頁
空行九十九